

学术年谱

唐湜年谱简编(一九八〇—一九八九)

徐兆正

弁言

一九八〇年,唐湜六十岁。前一年底,他的诗歌《日出》发表于《东海》第十二期,并于翌年三月由《新华文摘》转载。据他回忆:“听说艾青同志复出时,曾挑上浙江家乡的文艺月刊《东海》,寄去摘帽后的第一首诗作,以为《东海》也许比较容易发,不料却被胆小的人们退回来了。我也出于同样考虑挑上《东海》,1979年寄了一首稍长的抒情诗《日出》,竟被刊出了。”^①从这一复出,他开启了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黄金十年”——唐湜上一次发表诗歌,是在一九五一年;至于上一段发表作品如此稠集、创作这样奋勉的时期,还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自复出后,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一共发表了近三百篇作品,出版有八部著作,其中诗集四部(《海陵王》《幻美之旅》《泪瀑》《遐思——诗与美》)、多人诗选两部(《九叶集》《八叶集》)、散文诗集一部(《月下乐章》)、戏曲论集一部(《民族戏曲散论》)。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作品有不少是诗人在潜在写作时期的创作,如历史叙事长诗集《海陵王》(含《明月与蛮奴》《边城》《海陵王》)初稿写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〇年;南方风土故事诗集《泪瀑》(含《划手周鹿之歌》《泪瀑》《魔童》)初稿写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五年;《幻美之旅》是一部十四行诗集,这一文体唐湜此前从未涉足,他开始创作十四行诗,得自二十

世纪六十年代对莎士比亚的翻译;散文诗集《月下乐章》的主体是诗人大学时期的“音阶练习”^②,但也收录了他对某些丢失作品的同题重写。唐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著述因此可分成两大部分:其一是对旧作——未曾结集或无从发表的篇目——所作的修订与整理,其二是撰写新篇(参见《遐思——诗与美》《八叶集》《霞楼梦笛》《蓝色的十四行》等),在这一部分,他于十四行诗领域用力最勤,甚至成为中国新诗史上十四行诗创作数量最多的一位。

纵览唐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活动,尽管与当时的文学潮流有脱节之态,对诗歌新潮的涌现亦颇为冷淡,但考虑到他长达二十多年的“鱼化石”经历以及对“老之将至”的忧虑,我们还是能够理解他“完成自己”的选择。对比“九叶诗人”里的其他诸位,唐湜此时段的写作更堪称厚积而薄发。

一九八〇年,六十岁。

一月三日,为《海陵王》撰写前记。

一月十九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创作十四行诗《关山月》。修订一九

① 唐湜:《忆念:一片遥远的风沙——我的抒情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3期。

② 唐湜将自己最初的创作尝试称为“音阶练习”。参见唐湜:《芳野之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龙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龙泉文史资料》第八辑,第78页,内部资料,1989。

七〇年夏写成的《桐琴歌》初稿,并写附记:“东汉亡于宦官的专权。当时,正直的敢言之士,曾起来抗争。‘党锢之祸’就是宦官们对正直的名士进行的迫害。不久,蔡中郎又为直言罹祸,受髡钳之刑,一家流放边荒。虽遇赦,不敢还乡,亡命南国至十余年之久。时人与后世对他深为同情,因而早就有一些关于他的传说在民间广泛流传。《后汉书》本传载有他制作焦尾琴的故事,颇多传说色彩,当是范蔚宗摭拾当时传闻写成。魏晋间崇尚风流浪诞,这故事就有些‘魏晋风流’意味。实则,伯喈的亡命江海是迫于万不得已,其境况狼狽而又可悲。他的凄苦的形象常在我心中浮起,久久萦回于我的脑际,因而作《桐琴歌》以寄感慨。”^①

二月下旬,收到陈敬容来信,信中请唐湜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丁芒面前推进《九叶集》的出版进度。

二月底,与丁芒在温州会面,商讨《九叶集》与《海陵王》出版事宜。

三月二日,致信王辛笛。

三月初,与丁芒、张禹同游雁荡山,后同到上海与辛笛见面,在沪期间,还与丁芒去锦江饭店拜访了诗人公刘。

三月十一日,夜,与张禹、辛笛拜访巴金。

春,修订一九六九年写成的长篇叙事诗《明月与蛮奴》;为剧本《菱花镜(洗马桥)》撰写前记。

四月五日,在《雨花》第四期发表诗歌《奇幻的夜》。

五月八日,致信王辛笛。

五月二十九日,致信王辛笛。

六月四日,致信王辛笛。

六月十日,在《诗刊》第六期发表诗歌《小植物的歌唱》;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评论《谈〈荆钗记〉及其演出》。

六月十三日,丁芒致信辛笛,信中提到“《九叶集》肯定出版,您请放心,并且争取今年就能出来。《九叶集》还是一册有分量、有价值的诗选。请放心并转告各叶”^②。

六月十五日,致信王辛笛。

六月十六日,致信王辛笛。

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赴杭州参加浙

江省文学艺术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和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会议期间与冀沅重逢。

六月二十一日,致信王辛笛。

六月二十三日,致信王辛笛。

六月二十七日,创作诗歌《鹏鸟梦》。

六月二十八日,创作诗歌《欢呼——参加省文代会有感》,后刊于翌日《杭州日报》。

同月,在《戏剧艺术》第二期发表长文《论〈柔米欧与幽丽叶〉》;在《清明》第二期发表一九七〇年夏创作、一九八〇年一月改定的长诗《桐琴歌》。

夏,创作诗歌《记忆的玩笑》。

七月十日,在《东海》第七期发表诗歌《河上》。

七月十一日,致信王辛笛。

七月十四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温州地委宣传部召集胡雪冈、徐顺平、唐湜、陈又新、沈国鋈等人开会讨论南戏,会议由温州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军主持,会上决定成立南戏研究小组,并由唐湜负责编辑《南戏探讨集》第一辑。

八月二十五日,致信王辛笛。

八月二十七日,致信王辛笛。

九月十日,在《诗刊》第九期发表诗歌《十四行三章》,包含《六骏》《给风雨里的鹰隼》《风雨清洗了夏天》。

九月十五日,《八方文艺丛刊》总第三辑出版,本期为“九叶专辑”,包含袁可嘉《〈九叶集〉序》、穆旦《冬》《友谊》、杜运燮《树》《春》《占有》《落叶》、陈敬容《诗六章》、郑敏《诗信》《桥》《六十弦》、袁可嘉《诗三首》、辛笛《网》《雨和阳光》《三姊妹》、唐祈《北大荒短笛(组诗)》、唐湜《夜中吟(七首)》、杭约赫《题照相册》以及《九叶诗人小传》。专辑前有编者前言:

中国的新诗大抵成熟于三十年代。那

① 唐湜:《桐琴歌》,《春江花月夜》,第68-69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

② 王圣思:《〈九叶集〉出版纪实》,第77页,《诗探索》2022年第1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个时候各种流派的作品都在诗坛上争相吐艳,同时也出现了几位卓有成就影响深远的诗人如艾青、何其芳、卞之琳、臧克家、田间等等。但中国新诗的普遍水平,还有待提高;而且关于新诗究竟应该写个人郁结还是写大众处境的问题,诗坛上还是有所争论。抗战爆发以后,后面这个问题似乎已有了结论;即使最个人化的诗人,也主动地去写大众的苦难与挣扎、民族的奋斗与新生。可是前面所说的情况却还没有改变多少。抗战初期的诗歌,题材无疑是大大的开拓了,可是艺术的成就却并不高。四十年代抗战胜利的前夕,在后方的学院中,年青诗人们便开始作出他们的贡献。

当时有两种诗歌的流派在平行地发展着,都各有成就:其一是在爱国运动中建立的朗诵诗派。这派诗人的成员都是运动的中坚分子,他们的作品在运动中诞生,同时也在运动中发挥作用。他们创作了适合运动需要的朗诵诗。在这些朗诵诗中,不乏动人的作品,如杨明的《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和何达的《萧大妈》、《兵士们的家信》等等。另外一批则是学院中的青年诗人,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现代派”(有别于三十年代的“现代派”)。他们并不是象牙塔里的蠹鱼,也在运动中、部队中经历过时代的风浪。但他们似乎更倾向于内在的沉思,热衷于诗艺的探索。他们想通过创作的实践,去连结个人与大众的关系,意图借着个人真切的感受,去反映大众的心声。他们希望能将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新诗传统,向深度和广度上作进一步的拓展。抗战胜利以后,他们还创办了《中国新诗》、《诗创作》(笔者按:应为《诗创造》)等诗刊,发表他们的理论和作品,出版过不少诗集。这一批诗人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专辑所介绍的九位诗人:穆旦、杜运燮、陈敬容、郑敏、王辛笛、杭约赫、唐湜、唐祈。

这九位诗人的作品和他们所出版的诗刊、诗集,在四十年代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在五十年代以后,这些作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九位诗人,大部分都基本停止

了创作。这也许是由于他们的诗风和理论,不大适合四九年以后中国的文艺气候吧!只有在香港出版的《现代中国诗选》和《中国新诗选》二书,选录过他们的作品,给予评介。最近,我们获知江苏人民出版社将要出版这九位诗人的诗选合集——《九叶集》,便要求袁可嘉先生把他所撰写的《九叶集》长序交给《八方》发表,并请辛笛先生为我们邀约九位诗人给我们寄一些新的作品和小传,和袁先生的长序同时刊登,促成了这个《九叶专辑》的出版。

中国新诗应该怎样继承古典诗的优秀传统,应该如何吸收外国诗的长处呢?读者可以从九叶诗人的创作实践中,看到一些探索的足迹。^①

秋,修订一九七三年写成的历史叙事长诗《萨保与摩敦》初稿,并写附记:“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自海岸云山归来,偶读汉魏六朝散文,至阎姬与子宇文护及宇文护报母二书,恍当日区宇分崩,叛乱频仍之状如浮眼前,不觉泪熠双睫。二书纯朴无华,不加润饰,而能感人至于心腑,洵由至情恳挚所致,至今十载,仍未少忘,乃因之作《萨保与摩敦》,以寄当时心怀惻之情。”^②

十月初,收到丁芒来信,信中谈到出版社对《九叶集》部分内容进行了删节,但并未说明具体删节之处。

十月十一日,王辛笛致信唐湜,希望他能体谅江苏人民出版社“删诗”的决定。

十月十二日,致信王辛笛。

十月十五日,致信王辛笛。

十月二十日,致信王辛笛。

十月二十三日,致信王辛笛。

十月二十八日,致信王辛笛。

十月三十一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创作诗歌《眺望》《飞航》《代谢》。

① 编者:《〈九叶专辑〉前言》,《八方文艺丛刊》1980年第3辑。

② 唐湜:《萨保与摩敦》,《春江花月夜》,第123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

同月,主编《南戏探讨集》由浙江省温州地区文联(筹)与浙江省温州地区文化局刊行,为“南戏研究小组”筹划的“南戏探讨集”系列丛书第一辑,刊载的文章有:胡雪冈、徐顺平《谈早期南戏的几个问题》《温州南戏二题》,唐湜《南戏探索》(笔者按,为该文连载第一部分),寇养厚《关于“温州戏文”的争论》,海若《南戏研究小述》,附录《永昆〈琵琶记〉曲谱》。书前有署名“温州地区南戏研究小组”的《前言》。

同月,退休。

十一月初,赴杭州参加浙江省作协举办的“长诗创作会”,入住空军招待所。

十一月九日,致信王辛笛。

十一月十日,在《东海》第十一期发表诗歌《断想集(诗·三首)》。

十一月十一日,致信王辛笛。

十一月十四日,致信王辛笛。

十一月十五日,致信王辛笛。

十一月十六日,致信王辛笛。

十一月二十六日,致信王辛笛。

十一月三十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再次修订长诗《划手周鹿之歌》。

同月,陈继光、沙牧、梁雄、谢鲁渤、高钊、张德强、楼奕林等人在杭州成立“我们”诗社。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三年,“我们”诗社共出版诗刊《我们》八期。在第二期出版后,诗社决定聘请公刘、辛笛、孙静轩、唐湜、冀沅为顾问。

十二月二日,午后拜访徐顺平,告知《南戏探讨集》第一辑已经付印。

十二月三日,中午与徐顺平、胡福畴在阿外楼为金铭饯行。

十二月七日,致信王辛笛。

十二月九日,致信王辛笛。

十二月三十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在《红岩》第四期发表诗歌《南方(二首)》,包括《木筏》《湖灯》;在《西湖》第十二期发表诗歌《夜歌》。

同月,“复出”后第一部个人诗集《海陵王》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印四千五百册,收录三首长篇叙事诗:《明月与蛮奴》《边城》《海陵王》,其中《明月与蛮奴》写于一九六九年春,一九八〇年新春修订;《边城》写于一九六九年秋,

一九七八年夏修订;《海陵王》成稿于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九年夏在上海修订完成。书前有作者《前记》:

诵陈王之明月兮
忆桃源之故人,
感岁华之驰骤兮
思淹忽之良辰;
白袷凄凉今年将暮,
宝剑未弹兮悲琴心!

这儿这几行是一九七〇年前后题在一束长诗前面的急就章……一年岁暮,想到又将“有”“风暴”来临,心里急得什么似的,直惦念几个乡居的友人,他们为什么还不来,就在一束长诗前题上了这几句。恰好那天中午,惦记着的友人寒超们来了,就把这一束长诗托他们带去收藏。那时候,情景是颇为凄凉的,几乎要象玉溪生那样吟起“凄凉宝剑篇”来。

我在年轻时候,也曾学习过诗艺;但后来,特别是二十多年前,生活转入了一条寂寥的轨道,就不能不放下诗笔。可这十多年来……我发愤而起,随手抓住一些素材,如手头残存的几本史书中的一些故事与故乡民间的传说,写起诗来,写了一些历史叙事诗与一些南方风土故事诗,也写了一些抒情的十四行与四行诗。呈献在这儿的的就是几朵那样的苍白的花,那二十个荒芜的年华里开出的几朵迟暮之花,三篇历史传说叙事诗。

该感谢党中央……叫我的长诗连同我这个平凡的人重见天日,获得了解放。为此,我怀着无限感奋的心情,写出了这段平常又并不平凡的经历,来表示对伟大的党的衷心感谢!

唐湜

1980年1月3日于温州^①

冬,修订一九七五年写成的《魔童》,并写

^① 唐湜:《前记》,《海陵王》,第1-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有长篇附记：

我的家就在白鹿城中的飞霞山下。

每天早起推开窗，我就能望见葱葱郁郁的一山林树后一片红艳艳的霞彩。山半腰该有那风流太守谢灵运的池上楼，是风晨月夕，诗人招宴宾客，看一城烟雨、万家灯火的地方。这忽儿隔了千载，连楼的影儿也找不到了，可“池塘生春草”的那个池还在山脚下。一到夏天，在池边的水阁里一望，蝉声中有一片亭亭玉立的红莲花，圆圆如盖的大荷叶迎风招展，可会叫人神思飞越千年，缅怀起那江左的一代风流来。池中大大小小有一些突兀的岩石，拿根钓竿坐在岩石上，看清湛的水里游鳞来去如梭，在荷叶下接喋嬉游，也许会叫你忘了给小钓钩装上条蚯蚓！

池畔靠山脚有我母亲的祖父王仲兰写的四个大字：“磊落奇才”，刻在一块大岩扉上，直立在山边，象是给这高耸的孤独的小积谷山一个品题。

飞霞洞就在东边的山腰间，早先有一株几人合抱的大树，虬枝横出，象就要鹏鸟样展翅腾空；可没有飞去，却忽儿凝然不动了，如一片绿云的华盖，覆盖着洞口方圆几亩地。我小时候到树下的洞里去过，里面不很大，就放得下魔童与他的爱人的小塑像，跟一张放祭品的供桌，容得下几个人在那儿礼拜祈祷。关于他们俩，有一系列神秘的传说能叫人听得入神，有点象龙女牧羊故事。这魔童显然是个调皮的小妖神，一个爱捣乱的江湖小水神；他是芙蓉江——古东瓠水女神的儿子，就出生在芙蓉峰，也就是雁荡山上。我们这儿的人对他有好感，拿他当守护一方的土神。也许，这大树就是《诗三百》里的甘棠一类社树，这儿过去还一直保存着原始的祭社巫风吧！

这大树在我上小学时给一次大火烧死了，只剩下段烧焦的树干，再也抽不出翠叶来了。不久，连飞霞洞也渐渐湮塞了。人们在洞口筑起了一条小石头城，站在城

头向东望，郊外一片绿油油的水稻田就都在眼底。春夏之交，我就爱在这儿眺望着遥天下那一片“交远风”的平畴与光闪闪的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汉。

魔童的传说也渐渐从人们的记忆里淡去了，年轻人差不多都不知道他了。只十几年前，这儿的乱弹戏演了一次《水漫白鹿城》，是没有剧本的“路头戏”，由演员即兴演唱，连演了四个晚上才完，情节颇为芜杂，魔童被处理成为凶恶的精怪，东海龙王却戴着庄严的道冠，俨然是一方“水府正神”，魔童是强抢了公主来，又被他打败，救了回去的。

可要是这样，飞霞洞中怎么会有个人们认为最显灵的“童子相官”呢？他身边又哪儿来的龙女夫人？

看来，戏里的故事与一些传说细节是经过一些拥护龙宫正统的士大夫之流篡改的，原始的单纯的古代传说因而也就变得杂乱无章，是非颠倒，很少文学意味了！

这故事，我认为来源可能非常古老，也许与柳毅传书故事一样，是由古代越人的龙图腾系神话衍变而来，与原始的洪水神话也不无关系，是古代巫风的孑遗。至少，魔童夫妇在我们这儿老人们心目中是一方的福神，一对原始的社神。在年轻人心目中，原先也该是一对爱神。我无意在这儿作神话的研讨，就只挑出故事中最单纯、质朴的一些片段，恢复其原来风貌，加上一些历史的点缀与自己的想象，抒写成这么一篇风土故事诗，与我的《划手周鹿之歌》、《泪瀑》并列在一起。

唐湜

1975年初夏作

1980年初冬改^①

本年，创作《夜梦李白》，又凭记忆列出之前遭焚毁的《南戏探索》内容提纲，重新收集资料，写成一篇三万余字的论文《南戏探索》。

^① 唐湜：《魔童》、《泪瀑》，第136-13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本年,写有一份《唐湜自传》,今存他人在“温州地区征文办公室”稿纸上誊写的抄件,抄件上有唐湜本人的增补、校改痕迹,现据原件照录整理如下:

唐湜自传

唐湜,字迪文,学名扬和,1920年生于浙江温州市,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

1943年考入浙大之前就做过一些文学学习作的尝试,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诗文。入学后到48年离校发表了较多诗、散文与评论习作,特别是抗战胜利后来到上海,先是在《文艺复兴》《希望》《诗创造》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诗、散文与评论习作,后参与了47年创刊的《诗创造》与48年创刊的《中国新诗》的编辑工作,发表了一些较有分量的诗的诗的评论。47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骚动的城》,为臧克家主编的《创造诗丛》之一。48年出版了六千多行的叙事长诗《英雄的草原》,为《森林诗丛》之一,并在《大公报·文艺》及南京的《新诗帖》、上海的《新写作》等报纸副刊及上海一些大型刊物如《春秋》上发表了一些文艺论文与散文、诗、小说习作。当年由巴金、辛笛等介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协为会员,后来把这些习作选编为《飞扬的歌》(诗集)与《意度集》(评论集)印出,直到解放,就一边在昆山、温州教书,一边从事文艺习作。

解放后先仍在家乡教书,后来来到上海,仍一边教书,一边写作,在当时的《文汇报》的《笔会》与《人民诗歌》、《文学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些诗与文艺评论,并由巴金、李健吾介绍,参加了上海市文协为会员。在文协外国文学组参加了周煦良领导的苏联短篇小说的翻译工作,集体译了《苏联卫国战争小说集》等二书出版(笔者按:《苏联卫国战争小说集》应为《苏联卫国战争短篇小说选》,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52年6月30日出版,另外一册是《一个学童的日记:苏联最近短篇小说选》,上海晨光

出版公司1951年3月15日出版),自己也另译了《坡道克之歌》(安东诺夫作)出版。

51年到北京,先是教书,54年2月到中国戏剧家协会任《戏剧报》编辑。当时在人民、光明、文汇、大公等报及《戏剧报》《新观察》《诗刊》《解放军文艺》《文艺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戏剧与诗的评论,并与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同志合写了《肖长华谈京剧表演艺术》出版(笔者按:应为《萧长华先生谈表演艺术》,艺术出版社1956年出版)。

58年错划为右派,在北大荒与天津郊区劳动了三年,61年还乡,先在永加昆剧团(笔者按:应为永嘉昆剧团,下同)任临时编剧二年,编写了一些戏演出,并以笔名在文汇等报上发表了《卢胜奎论》等论文,后回温州市参加劳动。78年摘了右派帽子,在温州师专教书。79年初由北京中国剧协改正了右派问题,安排在温州地区文艺创作室工作。近修改了旧作昆剧《百花公主》,由永加京昆剧团演出,为浙江省国庆三十周年献礼剧目之一。另有长诗《海陵王》等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①

本年,改编的剧本《菱花镜(洗马桥)》由温州地区文艺创作室油印出版。该剧包含十场戏:《元宵会》《照鸾镜》《河桥别》《出塞行》《改书信》《绣孤鸾》《冰雪操》《逼改嫁》《赠宝马》《摆牲祭》,并附有作者《前记》一篇。

一九八一年,六十一岁。

一月六日,致信王辛笛。

一月下旬,收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寄来的《九叶集》二校稿。

一月二十八日,致信王辛笛。

一月二十九日,致信王辛笛与王圣思。

二月一日,致信王辛笛。

二月三日,致信王辛笛。

二月十日,在《诗刊》第二期发表诗歌《鹏鸟梦》。

^① 照录整理自原件,原件参见孔夫子旧书网, <https://book.kongfz.com/452962/8008900422>。

同月,前往北京。

二月二十五日,胡风日记载:“冀沔‘介绍’唐湜来见。”^①据唐湜回忆:“过了二十多年,1979年初,我因事赴京,带了冀沔的信去前门外的大楼里找到了梅志同志,说要看望胡风先生,她说他神志常常不清,这时候也不清醒,但还是让我进去看了胡风先生。我问他:‘胡先生,您认识我么?我叫唐湜。’他一言不发两眼直发愣,我只好退出来。”^②

三月五日,汪曾祺为唐湜写书法一幅:漠漠春阴柳未青,冻云欲湿上元灯。行过玉渊潭畔路,去年残叶太分明。六十一岁生日散步玉渊潭录奉唐湜兄晒正。

三月二十日,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诗歌《春江两岸(诗·外一首)》。

三月二十九日,赠予葛一虹《海陵王》一册。

春,在《诗探索》第一辑发表诗论《诗的自由化与格律化运动》。

四月十三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收到并审读江苏人民出版社寄来的《九叶集》三校稿。

五月四日,致信陈白白。

同月,在《江南》第二期发表长篇叙事诗《划手周鹿之歌》,发表时题目改为《飞云江上的划手——南方风土故事诗之一》;在《星星诗刊》第五期发表诗歌《给吹笛者》。

六月十日,在《诗刊》第六期《外国诗选》栏目发表译作《密尔顿十四行诗三章》,分别是《五月节晨歌》《夜莺》《写给菲尔法克斯将军——在一六四八年他围攻科尔切斯特时》。

同月,江苏人民出版社来函告知《九叶集》征订数增长,拟印册数由六千册增至九千册。

七月二十三日,致信谢狱并赠书《海陵王》。

同月,在《星星诗刊》第七期发表诗歌《清晨之献(五首)》,包括《清晨之献》《养鸽的孩子》《公园里的扁柏》《美人瀑》《白鹤之歌》。

同月,创作十四行诗《题〈九叶集〉》。

同月,前往北京,在京期间访问《古本戏曲丛刊》校勘者周妙中,向她借阅《寒山谱》的几个抄本,从中找到一些关于南戏的零星记载。在京期间另创作十四行诗《写给一位人民教师》。

八月十日,丁芒在《诗刊》第八期《诗讯(二

则)》发表介绍诗集《海陵王》的短文,文章提到:“历史叙事诗集《海陵王》,包括三篇以古代历史、传说为题材的长诗,前两篇是历史小品,后一篇则近乎史诗……三部叙事诗都鲜明地刻划了人物性格:石崇的暴戾贪婪、陆游的豪迈、海陵王的粗豪残暴、虞允文的沉稳练达,使他们在不长的篇幅中都栩栩如生,须眉毕现,跃然纸上。三篇都是气势磅礴,雄浑刚劲的史诗,尤其是《海陵王》中对奇伟的长江画卷、对采石之战的描绘,更达到惊心动魄的地步。《明月与蛮奴》中对珠海的波澜千里与珠崖下擂鼓似的轰响,《边城》中对军营中的豪饮狂吟、北山猎虎的描绘,都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浓郁诗情,读来令人目眩神夺。然而这种势如奔雷的诗情,却被作者巧妙地融汇在细密的结构、严谨的格律之中,两篇小品都是严格的四行诗,《海陵王》则由近百首变格的十四行诗连贯一气缀成,由于作者熟练地运用了格律,因而不仅没有束缚奔放的情思、雄浑的气势,相反,音韵铿锵,声调激扬,有力地熏染、烘托了内容,增强了感染力。”^③

八月中旬,参加中国剧协组织的北戴河考察,其间创作《北戴河》等诗。

八月二十日,致信王辛笛。

八月二十二日,致信王辛笛。

八月下旬,从北戴河返京,与唐祈、曹辛之、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人在京相聚。

八月二十八日,致信王辛笛。

七月至九月,在京期间,到东罗圈胡同拜访李健吾,两人已二十余年未见,李健吾赠予《贩马记:辛亥传奇剧》一册。见过李健吾后,又到钱锺书三里河新居拜访,据唐湜回忆:“一次因公去北京,想去拜谒我们北京昆曲研习社社长俞平伯先生,又由健吾先生告知:钱先生也住在三里河俞家后面第三排楼上。一早上我就坐车去三里河,先去拜谒俞先生,说俞先生在卧病,

① 晓风辑校:《胡风日记(1976.12—1985.6.8)》,陈思和王德威主编:《史料与阐释·第九辑·王鲁彦》,第278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

② 唐湜:《忆胡风》,《翠羽集》,第13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笔者按,胡风1979年尚在成都,对照胡风日记,可知此处1979年为1981年之误。

③ 《诗讯(二则)》,《诗刊》1981年第8期。

上午不能见客,要下午方能见客,于是我来到第三排楼上钱先生家,我敲起了门,先轻轻地敲,没有回音,再稍重地敲起了第二、第三次门,正好钱先生自己来开门,一见面,说:‘你从远方来?健吾叫你来吧?好!坐下吧!’他于是拿出了面包、涂上果酱让我吃。‘好,长者赐,不敢辞!’我也就坐下拿起来吃。一会儿他就找出杨绛先生给我们引见。我们谈起了十来年的变化,我问过他的健康,也诉说了自己多年的变故,谈了一会,打开宣纸,请他们写点字留念。他留下了一张,说:‘我给你写’,又指指杨先生:‘她身体不舒服,就不必了,你明后天来拿吧!’就这样他给我写了一张他的诗:‘七情万象强牢笼,妍媸安容刻划穷?’^①……这儿他写的是他自己写宋诗格调的新作的体会。他看我马马虎虎也可以算是个新诗人,就引为爱咬文嚼字的同调,写了这一首诗给我,说‘少陵自言性癖耽佳句,有触余怀,因作多首’,抄了一首给我,说‘迪文(我的字)诗家我兄来京枉过,欢然道故,出纸索书,即录旧什应教;倘印可为同心之言耶!’这后一节‘欢然道故’到‘同心之言’,我觉得比诗还写得好,十分感人。”^②

九月三日,赠送汪曾祺《海陵王》一册。

九月十一日,致信王辛笛。

九月二十二日,陈敬容评论《有益的尝试——读叙事诗集〈海陵王〉》刊于《文艺报》,文章介绍了《海陵王》中三篇历史叙事长诗的内容,指出:“就叙事诗这个体裁来看,它们都不算太长,但所概括的内容却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用近百首变格的十四行体来写这样浩浩荡荡的长诗,倒真可以说是一种大胆的和有益的尝试了。”^③

九月二十三日,与李健吾夫妇一同坐火车南下,一行人先到上海,辛笛来上海北站接车。李健吾夫妇在上海停留了一阵,唐湜只住了几天即坐轮船返回温州。

九月二十五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曹辛之)、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九位诗人的诗合集《九叶集:四十年代九人诗选》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诗歌篇数依次是:辛笛二十一首、陈敬容与郑敏均二十首、穆旦十七

首、唐湜十五首、杭约赫十四首、唐祈十三首、杜运燮与袁可嘉均十二首。扉页上是八位诗友对穆旦的悼词:“在编纂本集时,我们深深怀念当年的战友、诗人和诗歌翻译家穆旦(查良铮)同志……他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不幸于一九七七年二月逝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谨以此书表示对他的衷心悼念。辛笛 陈敬容 杜运燮 杭约赫 郑敏 唐祈 唐湜 袁可嘉 一九八〇年一月 北京。”^④

秋,在北京观看由马少波执导,马祥麟与时昳、傅雪漪等人合作的《牡丹亭》。

十月五日,致信陈朗、范溶。

十月十一日,在《北京戏剧报》总第四十一期发表诗歌《贺北昆新演〈牡丹亭〉》。

十月十五日,为诗集《幻美之旅》撰写前记。

十月十六日,致信李健吾。

十月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诗歌《南国的树林》。

十月十八日,郑敏致信唐湜。

十月二十五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创作十四行诗《奋发的晚年》《呵,你,北京的夏季》《初登长城》《陇海行》《山海关浮想》。

同月,修订一九七〇年完成的长诗《幻美之旅》,并撰写附记一则:“幻美之旅是一个精神巡礼的行程,一次生命航行的悲剧,那是个歌人对美的幻想,对生命的诗的不断追求,经历过一连串不幸的苦难而到达那最后的幸福的奋飞。这儿有真挚的感触,也有象征的解说,是人的精神生涯的一次真挚的解剖。可喜的是:通过痛苦的历史行程,终于跨向了阳光灿然的希望

① 笔者按:语出钱钟书1942年诗作《少陵自言“性癖耽佳句”有触余怀,因作》,文中的“妍媸安容刻划穷”应为“妍秘安容刻划穷”,原诗参见钱钟书:《槐聚诗存》,第6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② 唐湜:《遥悼钱钟书先生》,李明生等编:《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第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③ 陈敬容:《有益的尝试——读叙事诗集〈海陵王〉》,《辛苦又欢乐的里程——九叶诗人陈敬容散文选》,第130-13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④ 辛笛等:《九叶集:四十年代九人诗选》,扉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之国。”^①

十一月一日,在《上海文学》第十一期发表总题为《季候鸟》的十四行诗二首。《季候鸟》诗前有一段引言:“十四行诗是欧洲一种格律较严又小巧凝练的抒情诗体。我近几年作了些尝试,觉得写熟了就没有戴上镣铐跳舞的感觉;且有了节奏与韵律的组织就不会松散,而会更加凝练。它也可以变化,如雪莱的《西风歌》就是种变体。我也尝试过用近百首十四行变体写浩浩荡荡的历史叙事诗《海陵王》,并未感觉到受什么拘束,洋可为中用,洋律诗的十四行我觉得也可以用来写精练的抒情诗,甚至长篇排律样的叙事长诗。在百花齐放的今天,这也该是一朵精致的小花铃。”^②

十一月六日,致信王辛笛。

十一月十日,在《诗刊》第十一期《亲情小辑》栏目发表诗歌《赠内》。

十一月十五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评论《黄金梦的破灭》。

同日,致信王辛笛。

十一月十八日,李健吾致信唐湜。

同日,致信王辛笛。

十一月二十三日,李健吾致信宁夏人民出版社的李采臣,向其推荐唐湜:“我介绍唐湜,他来信说,正在编辑诗稿,准备给你。”^③

十一月二十九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创作诗歌《热河的离宫》。

同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1980年新诗年编》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十四行三章》。

十二月七日,李健吾再次致信李采臣:“采臣老弟:信已收到,读过后,知道你为约稿事将去上海逗留到二月中。我也在为你约稿,不过你们那里打不开局面,这是宁夏人民出版社的致命伤。我介绍的温州唐湜同志,可能在十二月中将信和书稿都寄到你家中。”^④

十二月九日,致信王辛笛。

十二月十日,在《诗刊》第十二期发表诗歌《热河行(二首)》,包括《木兰围场》《万树园》。

十二月十六日,李健吾致信唐湜。

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诗歌《北戴河》。

冬,在《外国戏剧》第四期发表专讯《我国著名莎士比亚专家林同济教授逝世》。

本年,创作南戏随笔《访高则诚故乡》《祖杰与有关他的戏文》。

本年,与友人项景煜同游热河。

一九八二年,六十二岁。

一月二日,致信徐文绮。

一月十五日,在《春草》第一期发表评论《智慧树上的花朵——重读莫洛的散文诗》。

一月二十二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在《星星诗刊》第一期发表诗歌《望海(外一首)》;在《海韵》第6集发表《诗三首》。

二月五日,在《西湖》第二期《西湖诗船》栏目发表总题为《海滨二题》的诗歌两首,包括《美人瀑电站》《望海》。另在本期《诗船茶座》栏目发表谈诗札记一则:

古代天真的希腊人叫美神,一切艺术理想的女神诞生于大海的波涛。诗,就与音乐一样纯洁而透明,是文学中的文学,也不能离开生活的海洋里汹涌的浪涛。

诗,可以是灵魂的燃烧;诗,可以是幻想的飞扬;诗,也可以是沉思里智慧的凝合,意象的升腾;可她必须忠诚于生活,真诚,乃至虔诚是诗的生命!

多年来,在我们这诗的国度里,她却失去了光芒,失去了人们的爱好、信任,就因为她在“斗诗台”“斗诗墙”上成了傀儡!我们必须给她恢复名誉,恢复她自由女神的面貌、风采!^⑤

二月六日,致信王辛笛。

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参加温州市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被选为第二届温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① 唐湜:《幻美之旅》,第162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② 唐湜:《季候鸟》,《上海文学》1981年第11期。

③④ 李维音编:《李健吾书信集》,第196、197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

⑤ 雷抒雁、唐湜:《诗船茶座》,《西湖》1982年第2期。

二月二十五日,在陈梦熊收藏的《意度集》上题签。

同月,在《戏文》第一期发表随笔《访高则诚故乡》。

三月二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诗歌《抒怀》。

三月六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为主编的《南戏探讨集》第二辑撰写前言。

同月,由温州市文联举办的首届文学创作讲习班开班,担任讲习班教师。教学地点设于市区鼓楼街原温州市教师进修学校二楼,每周日下午由一位教师授课,教学内容涉及文学创作各个门类,每堂课均印发讲义。首届文学创作讲习班自本月开班,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三年一月,其间还邀请省外名作家前来开设讲座,如林斤澜、陈敬容、曾毓秋、高晓声等。

春,在《海峡》第一期发表散文《山民的子孙》。

春,黄吕平来访,向其签赠《海陵王》一册。

四月一日,致信王辛笛。

四月十五日,在《长寿》第二期发表诗歌《奋发的晚年》。

四月二十九日,曹辛之致信辛笛、唐湜与唐祈三人。

同月,在《戏文》第二期发表随笔《祖杰与有关他的戏文》。

五月十五日,与张桂生、丁春霖、洪禹平、金江等共同署名,在《春草》第三期发表笔谈《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谈》。

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赴杭州参加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浙江分会、浙江省文学学会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艾青研究学术报告会。会议地点在杭州火车站附近的红楼招待所。大会二十三日下午闭幕,艾青应邀到报告会现场发言。

五月十九日,致信王辛笛。

五月二十四日,继续在杭州参加由浙江省文联、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举办的纪念艾青创作五十周年茶话会。会议地点在浙江省政协礼堂。

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三日,赴苏州观看江

浙沪两省一市昆剧会演。

五月二十九日,致信王辛笛。

六月六日,曹辛之致信辛笛、唐湜与唐祈三人。

六月十日,在《文汇月刊》第六期发表诗歌《望海(外一首)》;在《诗刊》第六期发表诗歌《富春行》。

同月,在《少年文艺》第六期发表诗歌《明朗的光芒》;在《星星诗刊》第六期发表诗歌《读何其芳的诗》。

同月,圣野、曹辛之、鲁兵选编诗集《黎明的呼唤》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骚动的城》《剑》。

七月二日,致信王辛笛。

七月十日,在《诗刊》第七期发表诗歌《绿衣人》。

七月二十一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诗歌《访大罗山山湖水库》。

同月,创作诗歌《卜陀岛》《大罗山中》。

八月一日,在《浙江书讯》第二十号发表随笔《学诗小记》,回顾了自己的写诗经历。

八月二日,致信王辛笛。

八月十日,在《文汇月刊》第八期发表诗歌《大榕树》。

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五日,赴福建省屏南县参加由福建省戏曲研究所、中国戏剧家协会福建分会联合主持召开的福建省庶民戏历史讨论会。与会期间,观看了龙潭庶民戏业余剧团演出的古老剧目《白兔记》和《沉香破洞》,同当地熙岭公社龙潭大队庶民戏业余剧团的老艺人进行座谈。

同月,创作十四行诗《自己的素描》。

同月,《温州一中八十周年校庆专辑》内部刊行,选入唐湜诗歌《献给母校》。

九月二十日,在《人民文学》第九期发表诗歌《翡翠叶子》。

同月,在《安徽文学》第九期发表诗歌《忆旧游——十四行四章》,包括《怀刘西渭先生》《上海的一家咖啡馆》《红叶的赠予》等。按,《怀刘西渭先生》写于一九七三年八月。

十月十日,在《文汇月刊》第十期重刊诗歌《美人瀑电站》。

十月二十八日,撰写《月下乐章》前记。

同月,在《宁波文艺》第五期发表诗歌《招宝山》。

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杭州接到转来的李健吾逝世讣告,几个月前还曾与其互寄刊物。

同月,在《文艺论丛》第十六辑发表论文《试论黑格尔的悲剧论——以希腊与莎士比亚悲剧为例》。

同月,温州市文联创建文学青年函授创作中心,唐湜后来亦参与其中,并写出《我的诗习作探索历程——写给年轻的未来诗人们》。

十二月二日,为一九六八年创作的组诗《荒原序曲》撰写前记:

呈献在这里的不是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只是一束郁郁的记忆,兰色的勿忘花。

呵,三年荒原的记忆幽灵样在我的梦里出现,纠缠着我,咬啮着我,一些死去的同伴也常出现在我的梦魂前,那荒原的歌手还常对我唱着温柔的歌。

可我,迟迟不能拿起笔来写。

……

可我不能像田园诗人华兹华斯样去写恬静的《序曲》,写田园晨夕光华的变幻,抒写冥想中飞腾意象的合凝。我不能不写到歌手们最后的命运,黑色的坟茔埋葬了我们国度里最可宝贵的一代中的一些人,我就拿这一串哀歌来悲悼他们的夭折,一束兰色的勿忘花!

十多年过去了,这一束兰色的花朵也许已褪了色;可我,还时常翻开看看,特别是听到歌手莫桂新的爱人,张权同志重又歌唱的时候。

我不想给这束褪色的花朵抹上新的艳丽的光彩,我让它保持原来的面貌作一个历史的见证。

唐湜

八二年十二月二日^①

十二月八日,下午,参加《艺坛》座谈会。

十二月九日,写成《寿辛笛老七十高龄》。

十二月十日,在《东海》第十二期发表诗歌

《阳关·梦长城(二首)》。

十二月十六日,公刘致信唐湜。

同月,温州人民广播电台举办“青春诗会”,与马骅、金江等人受邀担任评委,颁奖仪式次年在温州工人文化宫礼堂举行。

本年,创作南戏随笔《〈刘文龙〉是宋元时代的温州南戏》《关于“文化层”的重叠》。

本年,在《北方文学》增刊《诗》第一期发表《诗三首》;福建省戏曲研究所戏曲历史研究室编《福建庶民戏讨论集》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福建分会、福建省戏曲研究所刊行,选入唐湜随笔《屏南看庶民戏》。

本年,主编刊物《南戏探讨集》第二辑由浙江省温州地区文化局与浙江省温州地区文联刊行,收入文章有:徐朔方《〈琵琶记〉的作者问题》,胡雪冈、徐顺平的《有关南戏与北杂剧形成几个问题的商讨》,岩城秀夫的《温州杂剧传存考》,吴引一的《关于〈琵琶记〉作者高则诚的一些考证》以及唐湜的两篇文章《从〈张协状元〉谈起——读〈温州杂剧传存考〉》(署名迪文)、《南戏探索(续)》。书前有署名“温州市南戏研究小组”的《前记》。

本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一九八三年,六十三岁。

一月七日,致信严辰。

一月二十四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在《芙蓉》第一期发表诗歌《阳关(外一首)》。

二月五日,在《星火》第二期发表诗歌《射雉(外一首)》;在《戏文》第一期发表随笔《永嘉昆剧与〈见娘〉》。

二月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诗歌《雁山茶枝》。

二月十三日,创作诗歌《步入第六十三个春天》。

二月二十一日,在《莽原》第一期发表诗歌《山中行(外二首)》。

二月二十四日,致信王辛笛。

三月一日,在《新港》第三期发表诗歌《渔港夜歌(外一首)》。

① 据唐湜家人收藏唐湜手稿照录整理。

三月二日,贾植芳收到唐湜来信,“并附来一篇登他的写诗经过的文章的小刊物”^①。

三月十日,在《文汇月刊》第三期发表诗歌《北仑港》。

三月十二日,致信王辛笛。

春,修订一九六八年秋创作的组诗《荒原序曲》。

四月三日,致信王辛笛。

四月二十日,致信王辛笛。

四月二十一日,在《文学报》第十六期发表评论《真挚的眷恋——读丁芒的诗集〈怀念〉》。

四月二十八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在《江南》第二期发表组诗《三城赋(三首)》,包含《金陵》《维扬》《姑苏》。

同月,到金华参加浙江籍作家讨论会。会议集中讨论了浙籍作家“新时期”以来在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以及诗歌等领域的创作情况。

六月一日,在《新疆文学》第六期发表诗歌《断思(外一首)》。

六月二日,致信杜运燮。

同日,为自编叙事诗集撰写前记。据前记所叙,这部自编叙事诗集应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出版的《泪瀑》与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十月出版的《春江花月夜》的雏形。

六月七日,贾植芳收到唐湜来信,以及随信附录的文章《我的诗习作探索历程》。

六月九日至十六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举行“历史剧学术讨论会”,未全程参会,仅在会议结束前列席,并在结束后提交给会务组一篇论文《〈桃花扇〉与历史主义——关于〈桃花扇〉的人物与构思》。

六月二十六日,贾植芳复信唐湜。

同月,创作《我们的玫瑰》。

七月十日,在《东海》第七期发表诗歌《十四行诗四章》。

七月二十二日,致信王辛笛。

七月二十五日,贾植芳收到唐湜来信。

八月一日,《诗风》(香港)第一百一十一期刊出《唐湜诗选》,包含《生命的列车》《白发将军》《水城赋》《大茶山》四首,诗选前刊有作者小传。

八月五日,在《星火》第八期发表诗歌《道旁的智慧(外一章)》。

九月五日,致信王辛笛。

九月十日,在《诗刊》第九期发表诗歌《江南弄(外一章)》。

同月,为诗集《泪瀑》撰写前记。

秋,收到邵燕祥寄赠的《如花怒放》(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五月出版)。

秋,在《艺谭》第三期发表评论《美丽的抒情诗剧——赞三个〈牡丹亭〉的演出》。

十月一日,在《上海文学》第十期发表诗歌《千步沙(外一首)》。

十月五日,在《社会科学》第十期《诗苑百家》栏目发表诗论《如何建立新诗体——与丁芒同志讨论》。

十月十四日,致信王辛笛。

十月三十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在《清明》第四期发表诗歌《贝多芬塑像(外一章)》,诗后附记:“听友人弹琵琶,忽想起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故事、‘十里埋伏’中项羽的悲剧与唐诗人张若虚抒写的春江花月夜,因作十四行以遣悲怀。”^②

十一月六日,致信王辛笛。

十一月三十日,题签《海陵王》一册预备寄给陈梦熊。

同月,在《十月》第六期发表诗歌《山中三首》,包含《一朵绛云——工地即景》《大罗山中》《告别》。

十二月十日,在《文汇月刊》第十二期发表诗歌《珍珠屏》。

同月,在浙江艺术研究所编《艺术研究资料》第五辑发表论文《关于“文化层”的重叠》;在《黄梅戏艺术》第二辑发表评论《〈女驸马〉和喜剧艺术》,署名迪文。

年底,向上海《书林》杂志投稿,后收到《书林》编辑、“七月派”作家耿庸儿子郑西海的复信,邀请其在《书林》开辟一个评论专栏,每期写一篇,唐湜回信提议将这个专栏命名为“诗国行

① 贾植芳:《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第131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② 唐湜:《贝多芬塑像(外一章)》,《清明》1983年第4期。

旅”。后因郑西海工作调动,专栏一事不了了之。

本年,《未名诗刊》在浙江温州创刊,创刊号刊出唐湜诗歌《献诗》。

本年,创作南戏随笔《山窝里的活化石林——福建庶民戏中的南戏遗存》;陆续写成短诗《种花人》《彩云的帷幔》《飞航》《给殉难者——悼金世荣、周国华同志》《凄迷的芦笛》。

一九八四年,六十四岁。

一月二十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刘增杰编《师陀研究资料》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评论《果园城记》(节录,署名唐迪文)和《师陀的〈结婚〉》。

二月一日,在《诗风》(香港)第一百一十四期发表诗歌《三人行——读东坡,稼轩,放翁词》《陆蠡的葛莱齐拉》。

二月二十日,赵瑞蕻致信唐湜。

三月十日,在《诗刊》第三期发表诗歌《茶园傍午》《采茶的少女》;在《读书》第三期发表评论《含咀英华——读〈李健吾文学评论选〉》,文章谈及评论方面的师承以及对李健吾的追怀。

同日,在去年十一月底题签、预备寄赠陈梦熊的《海陵王》扉页上写下两段附言。

同月,创作诗歌《凝望》《这世界是这么广大》《芳野的崖谷》。

同月,在《星星》第三期发表诗歌《狱中的李诃(外一首)》;在《辞书研究》第二期《我和词典》栏目发表随笔《辞书——我的知心朋友》;在《海坛山文艺》创刊号发表诗歌《桔林》。

同月,何寅泰等编《浙江当代作家创作选》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划手周鹿的爱与死》。

四月一日,在《诗风》(香港)第一百一十五期发表诗歌《天马行——重读孙毓棠〈宝马〉》。

四月二日,致信王辛笛。

四月四日,致信王辛笛。

四月十三日,致信王辛笛。

四月二十日,致信陈侣白。

四月二十一日,致信昆曲表演艺术家蔡瑶铣。

四月二十三日,致信王辛笛。

五月四日,贾植芳收到唐湜来信。

五月八日,致信王辛笛。

五月十日,《文学报》第十九期刊出罗允和

采访文章《返青的一叶——访“九叶”诗人之一唐湜》。

五月二十三日,为《民族戏曲散论》撰写前记。

五月二十五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编定《民族戏曲散论》;创作诗歌《崖上的玫瑰》;为一九五四年发表在《戏剧报》第七期的评论《谈越剧〈红楼梦〉》撰写附记。

同月,在《随笔》第三期《生活之波》栏目发表散文《珍珠姑娘及其他》。

六月一日,在《诗风》(香港)第一百一十六期(终刊号)发表诗歌《蛙鼓》。

同月,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其中第四编第二十五章有专节论述“九叶派”诗人在现代时期的创作成就,是最早将“九叶派”写入文学史的专著。

七月五日,与武兆强、叶延滨、吴明火、陆小芹共同署名,在《西湖》第七期发表诗歌《人生之旅(五首)》。

七月九日,致信王辛笛。

七月十日,在《诗刊》第七期发表诗歌《桥头,珠贝的街》。

同日,据张允和日记载,本日拟定北京昆曲研习社联合社员名单,唐湜位列其中。^①

七月十四日,上午,参加温州市文化局召开的关于编纂《温州戏曲志》的会议,会议由文化局艺术研究室主任黄世钰主持,一同参加会议的还有沈沉、徐顺平、徐宏图等。

七月二十一日,致信王辛笛。

七月二十九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在《星星诗刊》第七期发表诗歌《集美村赞歌》;在《诗探索》第一辑发表散文《辛笛与敬容》。

八月十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修订一九七五年九月完成的《遐思:诗与美——献给远方的友人》初稿,并为长诗加注。

同月,“复出”后的第二部个人诗集《幻美之旅》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前附有《前记》:

^① 参见张允和:《昆曲日记》(修订本),第613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十多年前的一个除夕,我在孤寂的夜里合不上眼,听着远处飘来一声、两声呜咽的箫声,过去的年华忽儿一齐在眼前涌现,孕成了朦胧的意象向我飘来;我于是拧开灯,在一个小本子上涂抹起来,向自己欢乐的青春的梦幻告别,呼唤歌诗的星辰来照耀我的梦床,这就是第二天早晨,在节日的欢乐里誉出来的《断思》,这个十四行诗集的开始。

打这儿起,我就不由自主地写了下去,几年里写下了这儿的一两百首十四行诗与另外的几百首;我想,以后也还会再写下去,拿诗的沉思来代替自己想象的旅行,把自己静谧的晚年写成一串闪光的珍珠,或一片蓝幽幽的小湖,叫意象的风帆不断地往来闪耀!

由于自己过去走上了一条曲折而艰难的生活道路,几十个年华悄悄儿闪过了,就没有留下一点点将来拿起来不会脸红的作品。这忽儿,我想,可该抓住每一点滴时间给生命抹上些诗的光彩,别到将来再悔恨留下的是片生命的空白;要真到了迟暮的老年,才可以象莎士比亚《风暴》里的那个美兰公^①那样,甩开自己的魔杖,把想象的精灵解放。

自然,我从没有怎么自负过,那代替不了真挚的诗的艺术。我知道自己一向眼高手低,心儿上闪光的意象一写到纸上就变了样儿,没有了光彩。可宝剑愈磨就愈锋利,我不怕十年磨一剑,更不怕等待,等待成熟的意象扑翅飞来!

十四行是欧洲诗人喜爱的一种诗的形式,十四世纪的意大利诗人佩特拉克^②就曾拿它写自己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他那种亲切而迷人的十四行风魔了整个欧洲,差不多所有有名的诗人都或多或少写过一些十四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就与他的悲剧一样感人,米尔顿的十四行不多,可也能与他的伟大史诗比美!

最初的十四行诗都与佩特拉克的一样,抒写纯洁的爱情,有点象我国的《花间集》里的诗词。就到了莎士比亚时代,如他

的《十四行诗集》写的也就是爱与由爱而起的感喟;而在他的剧作《柔美欧与幽丽叶》、《仲夏夜之梦》里,也只有在恋爱的场合或谈到爱的地方,才写上一首或半首十四行;直到米尔顿,才拿它抒写个人的感喟以外的政治、战斗的主题,扩大了它的思想内容。以后,华滋华斯、拜伦、雪莱、济慈都拿它写了不少抒写自己的政治性的激情或对生活的沉思的抒情诗。

十四行就它整齐的行列、多变的音律与浓郁的色彩说,有些近于中国的律诗。它有十四个诗行,一般每行有五个音节,每组有轻、重两个音节。一首诗有定型的韵律结构,最早的意大利式或佩特拉克式的韵式是这样构成的:

ABBA ABBA CDE CDE

十六世纪初,由华特^③、萨累^④介绍到英国后,有了多种变化,最主要的有莎士比亚式:

ABAB CDCD EFEF GG

还有斯宾塞式:

ABAB BCBC CDCD EE

李雷式:

AABB CCDD EEFF GG

最流行的是前两种:意大利式与莎士比亚式;而意大利式的后半截六行,还有许多变化,如 CDDCEE, CCDEED, CDCDCD, CDCEDE;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里还有一些“超十四行”,连行数也不止十四行的。他在剧作中又写了一些半截十四行,就是后六行(ABABCC)。实际上,佩特拉克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都是组诗,环绕着一个或几个主题写的一些串在一起的抒情诗,由或多或少的一点点故事串着,并不完全独立。我这个十四行诗集的第一部分是一些各自独立的抒情诗,抒写了近二十

① 笔者按,即普洛斯彼罗(Prospero),美兰公今译米兰公爵。

② 笔者按,今译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③ 笔者按,今译华埃特(Thomas Wyatt)。

④ 笔者按,即亨利·霍华德(Henry Howard),萨累是他的伯爵爵位名,今译萨里伯爵(Earl of Surrey)。

年来多难生涯里的一些感触与沉思。也学着佩特拉克与莎士比亚的榜样,写了一首长诗《幻美之旅》,作为这本诗集的第二部分,抒写一个歌人一生对幻美的追求,最初的幻灭与最后的奋飞。是叙事而又兼抒情的,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也算是一种虔诚的追求吧!

我觉得十四行的格律严整而又多变化,可以把抒情诗写得比较紧凑、生动、细致些。只是我试着写时,觉得每行五顿(音组),在中国诗里显得长了些,就改成四顿。我还觉得意大利式隔双行押韵,我们中国人不大习惯,特别是后面的六行,最好是莎士比亚式的EFDFGG或CDDCEE;因而,我就是照意大利式写,也作了些变化,韵式上与分段排列上有时也有些不同的变化。这在英法各国就有不少先例,我国前辈诗人冯至先生写了一本《十四行集》也没有严格遵守格律。我想,十四行由意大利移植到英国时,既然可以有一些变化,我们的语言与欧洲语言距离那么远,也该可以有一些变化吧!

十几年来,由于自己白天有沉重的体力劳动,有时就写得比较匆促,没充分挖掘出丰富的意象来,也没时间作仔细的构思。可我是惠特曼那样的朴素唯物论者,相信肉体的奋张可以叫精神更加熠熠,更容易结出诗的果实来;而且我相信打生命里奔流出来的诗比任何技巧、推敲都更重要。因此,我还是敝帚自珍,把它们当作珍珠串在一起,呈献于读者之前。

唐湜

1981年10月15日于东嘉飞霞楼^①

九月五日,在《金城》第五期《诗人百家言——九叶诗人谈诗特辑》发表诗论《从自由到格律》,该特辑还包含郑敏《诗的信息》、唐祈《诗属于时代和人民》、辛笛《回顾与前瞻》、袁可嘉《略谈外国诗歌和诗论的译介》、杜运燮《谈“深”》等诗论。

秋,到友人黄吕平单位赠送诗集《幻美之旅》。九月或十月,由中国作协安排,与严辰、逄

斐访问玉门,从玉门返程经过兰州时,前往看望唐祈,后又前往西安、成都、重庆,与流沙河、杨山等诗人见面。

十月二十五日,致信王辛笛。

十一月四日,致信王辛笛。

十一月八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诗集《八叶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秋水》杂志社(美国)联合出版,收录辛笛、杜运燮、袁可嘉、唐祈、唐湜、陈敬容、郑敏、穆旦八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创作的诗歌(《九叶集》收录的是“九叶诗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作品),书前有木令耆(刘年玲)长序。该诗集选入唐湜十八首诗作:《等待》《孩子、诗人》《月下》《春草池》《山湖——秀才垵水库》《养蜂的》《陆蠡的葛莱齐拉——纪念散文诗诗人陆蠡》《天马行——重读孙毓棠〈宝马〉》《山谷的歌》《想像》《胜利之歌》《赠内》《种树》《海之恋》《北戴河》《陇海行》《阳关》《梦长城》。

十二月一日,在《长安》第十二期发表诗歌《我们的玫瑰(二首)》。

十二月三日,致信杨山、雁翼。

十二月五日,致信贾植芳。

十二月十一日,贾植芳日记载:“晚间,朱立元、王文英夫妇来,小王带来陈梦熊信及唐湜的《意度集》,这是他自己1950年自费印行的一本文学评论集,并来信要我向上海书店推荐重印,只有梦熊处有一册,也算海内孤本了。”^②

十二月十四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随笔《〈琵琶记〉回故乡》。

十二月二十一日,贾植芳致信唐湜。

十二月二十三日,寄赵寻贺卡一张。

十二月二十八日,与骆寒超、辛笛、李元洛等人去丰收胡同艾青新居拜访,艾青为唐湜题字留念:“上帝与魔鬼都是人的化身。唐湜同志艾青八五年冬。”^③拜访结束后,两人合影留念。

① 唐湜:《前记》,《幻美之旅》,第1-4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

② 贾植芳:《早春三年日记(1982—1984)》,第358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③ 据唐湜家人收藏原件照录。

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参加在京西宾馆举行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林斤澜、袁可嘉、唐达成、金江、黄宗英、戈悟觉、叶永烈等温籍或与温州有关的作家相聚并合影。大会期间亦与冯至交谈，冯至希望唐湜把有关他的评论文章寄给他，后又写信提出想帮唐湜再版《意度集》，但此事未能实现。《新意度集》出版后，唐湜曾寄给冯至一册表示感谢。

十二月三十一日，大会休会一天，与骆寒超游览天安门、故宫等。

同月，在《清明》第六期发表组诗《衡山游履》，包含《祝融峰》《观日出》两首；在《黄梅戏艺术》第三辑发表评论《〈天仙配〉和悲剧艺术》，署名迪文；在《柳絮》第十二期发表随笔《关于十四行诗——答客问》。

本年，创作组诗《南窗商籁》（包含《往昔的阳光》《凝望》《垂钓者》《夏天》《给邻人们》《这世界是这么广大》）、组诗《天台行》（包含《石梁飞瀑》《谒智者大师肉身塔》）、诗歌《潮音洞——卜陀印象》《天池远眺》。

本年，瑞安县文联刊物《玉海》创刊，与莫洛、洛雨、洪禹平等作家一同被聘为顾问。

一九八五年，六十五岁。

一月一日，与骆寒超到王府井菜厂胡同七号吴思敬家拜访。

一月三日，民进中央举行茶话会，欢迎出席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民进会员。叶圣陶、叶至善、冯骥才、刘辽逸、许觉民、汤匡时、金江、郑效洵、贺祥麟、柯灵、唐湜、秦瘦鸥、曹辛之等参加了茶话会。

一月五日，汪静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起草了一份《湖畔诗社建社缘起》，与叶圣陶、巴金、丁玲、艾青、臧克家、冰心、沈从文、宗白华、张光年、冯至、田间、楼适夷、冯牧、唐湜、戈宝权、黄源、葛洛、陈沂、朱子奇、牛汉、艾芜、杨纤如等人联合签名，呼吁筹建“湖畔诗社纪念馆”。

同日，致函《诗探索》编辑部。

一月二十一日，致信王辛笛。

一月二十四日，致信冯至。

一月三十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与

金江合作的散文《冬天里的春天——参加中国作协四大有感》。

同月，由老木编选的诗集《新诗潮诗集》油印出版，选入唐湜诗歌《巴尔扎克》。

二月十五日，致信王辛笛。

二月二十日，在《人民文学》第二期发表诗歌《山间的早晨（外一首）》。

二月二十一日，贾植芳收到唐湜寄赠诗集《幻美之旅》。

同月，在《昆剧艺术》创刊号发表随笔《永嘉昆介绍》（署名迪文）和《谈〈荆钗记〉的产生及昆曲早期的一段历史》。

三月十三日，前往上海，由王锦园陪同拜访贾植芳，在贾家聚餐。

三月二十六日，孙克恒致信唐湜。

三月三十日，吕剑致信唐湜。

三月三十一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在《星星诗刊》第三期发表诗歌《一朵火焰》。

四月五日，致信王圣思。

四月二十五日，致信杜运燮。

同月，在《当代诗歌》第四期发表诗歌《宁静的海》。

同月，诗刊社编《一九八三年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山中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1983 中国新诗年编》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三城赋》。

同月，为一九七〇年左右完成的诗歌《默想》撰写题记：“一九七〇年左右，我在‘风暴’的包围里陷于孤立，恍有契诃夫的黑衣人向我访问，只能孤芳自赏地抒写一些十四行与抒情诗来排除怕人的绝望。这一束十四行就是当时对自己命运的揣测，什么时候会到达那生命的终点？我不知道，却似乎见到了那巨大的阴影向我袭来，可最后，我还是听从了晨光的劝告，跨出了夜的幽沉，走向了光灿的阳光！”^①又为一九四八年完成的组诗《交错集》撰写后记。

五月十日，在《诗刊》第五期发表组诗《富

① 唐湜：《默想》，《遐思——诗与美》，第152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春江之秋(三首)》,包含《芦茨——访诗人方干的故乡》《桐君山》《七里泷》。

同月,修订一九六七年写成的《希腊故事集》的《后记》。

同月,在《文学评论丛刊》第二十五辑发表诗论《关于建立新诗体——我的格律试验与体会》,此文获浙江省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编《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三分册)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唐湜词条。

六月五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诗歌《春晨》。

六月十五日,致信王辛笛。

七月十日,在《温州日报》第四版发表《钓虾的孩子们》。

同日,《读书》第七期发表骆寒超评论《唐湜和他的〈幻美之旅〉》,文章肯定了唐湜在长篇叙事诗领域的成就。

七月十四日,在《温州侨乡报》发表散文《谢灵运与春草池》。

七月十五日,在《江南》第四期发表组诗《自然的旅舍》。

七月二十一日,致函《文学评论丛刊》编辑。

七月二十三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诗集《泪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收录长诗《划手周鹿之歌》《泪瀑》《魔童》三首,书前附有《前记》:

哪忽儿过的日子该是我
平淡生涯里闪光的珍珠呢?
这忽儿在翠柏下一个角落,
我轻轻打开了记忆底宝盒;

有过皎洁如新月的时辰,
爱倚着书枕梦古代的巨星,
有过水寒风萧萧的时辰,
爱仰望那投鞭断流的豪俊;

更叫人动心的是想望临碣石,
挥鞭吟“水何澹澹”的瑰奇,
或象个渔父,望江水奔驰
对芦中人唱着:“日月昭昭兮”,

在我的宝盒里没摇曳的玉树,
就这串歌诗底空幻的珍珠!

《闪光的珍珠》

这是几年前我写的一首十四行,抒说了自己生涯里的一些转折与空幻的想望。呈献在这儿的几篇南方风土故事诗就是我那些郁郁的年华里爆出来的几颗闪亮的火星。第一篇《划手周鹿之歌》是1958年在京华寂寥的日子里深深怀恋着南方阳光下的故乡时开始写的。那是初夏的一个清晨,黎明的阳光给了我一片朦胧的诗意,叫我拿起了枯涩多年的笔,梦幻似的去抒写一个故乡人民中流传着的传奇故事;我是渴望着能拿自己的想象,自己对故乡风物的怀恋,去扑灭咬啮人的忧伤,在行云流水似的诗意的抒写中忘却一切。

这是我的诗习作生涯的一个新的开始,就从这儿开始,经历过三年雪原上的旅程,回到南方海滨的阳光下,我又在西楼窗下开始了诗的沉思。一天,一位友人从乡间来,跟我说起海岸上有一个泪瀑,故事非常单纯可喜,象是一个童话,一颗海波里的珍珠,我于是随手抒写了一篇小童话诗,后来添加上一些较细致的描绘,就成了《泪瀑》,一个海岸上勤劳的年轻渔人们的悲剧诗篇。

可不久,大风暴轰然来到,我的不少习作都化成了火焰;只不多的一些,如《划手周鹿之歌》与《泪瀑》,却由于几个豪爽的年轻友人的帮助,经历了一段传奇式的旅行,回到我的手中。我于是由于一种激愤,十来年间,戴着自己的火焰冠,躲闪着抒写了不少习作……如《海陵王》、《敕勒人,悲歌的一代》、《桐琴歌》,与几个南方风土故事诗如《白莲教某》、《魔童》。

我的故乡在古代是一个蛮荒的百越之国,“怪力乱神”的巫风历来很盛,周鹿与魔童的故事原先都应该是较原始的神话传说,后来才渐渐“近代”化了。魔童的故事三四十年来这儿更是无人不知,十多年前,这儿的乱弹戏还演出了连演四个晚上的《水漫白鹿城》,我就挑了其中的一

些情节,添加上自己的一些想象,勾描了一个哪吒式的魔童,他与那个坏舅舅东海龙王的生死搏斗。

我是想把南方海滨风土的描绘,民间生活的抒写,拿浪漫主义的幻想色调融合起来;为了把诗写得更丰满些,在现实主义的基点上运用了一些新的现代的手法与构思;可仍然力求中国色彩、风格的完整。如《划手周鹿之歌》前半大多都是单纯的浪漫色调的抒情与风土人情的彩绘,后半却多了些“离魂”化鸟一类意识活动的构思。如《泪瀑》是最朴素的海滨风土画,可心理悲剧的激情却到达了一定高度。而《魔童》则有着较成熟的洗炼,心理的淡淡素描与戏剧性的搏战相互交错,较少受现代风格的感染,也许是洗尽一切“豪华”之后渐趋于平淡的“真淳”吧!

这些诗篇都不是严格的格律诗,两篇双行一节的诗里,《划手周鹿之歌》最自由不羁,《魔童》则都是四顿一行的无韵素体诗;而《泪瀑》也四顿一行,大部分却是有韵的,六行一节中只两行有时没有韵;可六行诗节前后有五行一节、四行一节的片段,时常有些变换,因而也只能说是半格律诗。我近几年来写的差不多都是格律诗;可我觉得写多了格律诗的来写半格律诗或自由诗,变换一下手法,也可以大大扩展自己的胸怀。

这一些是我在二十多年间的部分探索之作,在风土抒情与叙事诗篇两方面所作的一些尝试。我的有限的“才华”就只能呈献出这些生涩的果子。感谢党中央……贯彻了百花齐放的方针,叫我的诗能在光天丽日下开放于祖国鲜妍的百花园里!

唐湜

一九八三年九月于温州东郊^①

八月三日,致信王辛笛。

八月十二日,致信王辛笛。

八月十五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邹绛编《中国现代格律诗选》由重庆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四首:《给风雨里的

鹰隼》《鹏鸟梦》《火焰泉》《读何其芳的诗》。

九月四日,致信王辛笛。

九月十四日,在《温州日报》第四版发表呼吁文章《要迅速开通双井新村的水、电、路》,署名“市政协唐湜”。

九月二十七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在《中国》第五期发表诗歌《凝望(外二章)》;在《红岩》第五期发表诗歌《三都赋》。

十月五日,在《飞天》第十期《我与文学》栏目发表随笔《我的习作探索历程》;在《香港文学》第十期发表诗歌《月下诗会——忆旧游俊侣》。

十月十日,在《诗林》第五期发表诗歌《燃烧(外二首)》。

十月十五日,为《遐思——诗与美》撰写前记。

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前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寻访李湜不遇。杜高后来分别为唐湜写了两封信代为询问。

十月三十日,向一位读者签赠《泪瀑》。

十月三十一日,向吴思敬与陈敬容赠送《泪瀑》。

同月,自北京返回温州,经过杭州时看望周素子一家,骆寒超同行。

同月,在《星星诗刊》第十期发表诗歌《丰盈的少女》。

十一月二日,向方其与刘湛秋寄赠《泪瀑》。

同月,在《清明》第六期发表诗歌《重读〈诗创造〉合订本》。

同月,《南戏探讨集》第四辑由浙江省温州市艺术研究室内部发行,选入唐湜随笔《〈刘文龙〉是宋元时代的温州南戏》。

十二月三日,向陈敬容寄赠《幻美之旅》。

十二月十日,在《文汇月刊》第十二期发表诗歌《垂钓者》。

十二月十五日,向作家沙陵寄赠诗集《泪瀑》。

十二月二十二日,参加南戏学会筹备工作会议。会议在浙江省文化厅招待所二楼会议室召开,参会者还有钱法成、胡小孩、陈希斌、洛地、沈沉、孙崇涛、徐顺平等。会议商定社团名称为南戏学会,徐朔方任会长,钱南扬任名誉会

^① 唐湜:《前记》,《泪瀑》,第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长,王季思任学会顾问。

同月,诗集《幻美之旅》获评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论文《含英咀华》获评一九八一—一九八四年浙江省优秀文学评论。

同月,在《文学评论丛刊》第二十八辑发表评论《布谷鸟的呼唤——读〈辛笛诗稿〉》。

同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乐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出版《乐清文史资料》第三辑,选入唐湜诗歌《中雁荡》;邹荻帆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诗集》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选入唐湜诗歌《赠内》。

本年,致信张禹。

一九八六年,六十六岁。

一月一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诗歌《十四行诗两章》。

一月五日,在《绿洲》第一期发表组诗《秦中吟》,包含《兵马俑》《华清池》两首;在《香港文学》第十三期发表随笔《我的诗艺探索》。

一月六日,上午八时,与梅迪民等到中山公园合影。

一月十日,在《诗刊》第一期发表诗歌《十四行诗二首》,包含《叶笛》《谁能驾上……》。

一月三十日,致信严辰,随信附上《八叶集》一册。

同月,为友人黄静嘉题写书法一幅:诵陈王之明月兮忆桃源之故人,感岁华之驰骤兮思淹忽之良辰,白袷凄凉兮年将暮,宝剑未弹兮悲琴心!录旧作(题《海陵王》)静嘉兄雅正 唐湜八六年元月。

二月十三日,严辰致信唐湜。

三月十日,在《诗刊》第三期发表随笔《关于〈幻美之旅〉》;在《文汇月刊》第三期发表诗歌《向遥远的早春祈求》。

三月二十五日,致信王辛笛。

四月一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岑琦著《闻一多之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为之作序《岑琦的两支歌(代序)》;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诗选》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海上》《春夜》。

五月十五日,在《江南》第三期发表散文《英雄林及其它——文成石垟林场速写》。

同月,在《星星诗刊》第五期发表诗歌《W·勃莱克(外一首)》。

同月,樊发稼选编《中国现代千家诗》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南国的树林》。

六月七日,致信王圣思。

六月十三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修订随笔《关于诗》。

八月十三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评论《翡翠云》。

八月十四日,应中国作协之邀赴东北参观访问,首先乘轮船抵达上海,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取回《民族戏曲散论》校样。

八月十五日,在上海招待所校读《民族戏曲散论》校样,校对好后又送回出版社。

八月十六日,从上海乘火车前往沈阳,历时一天两夜。

八月十八日,凌晨三点抵达沈阳,在车站旅馆过夜。

八月十九日,从沈阳乘火车前往延吉。

八月二十日,半夜一点抵达延吉,在旅馆过夜,上午打电话联络部队来接。

八月二十一日,致信妻子与孩子。

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游览中朝边界图们江一带,创作诗歌《图们大桥》,游览结束后,又到牡丹江、沈阳、大连等地寻访亲友,从东北返京后,住在小妹妹唐小玉家,随后又去天津拜访穆旦夫人周与良,向她借阅一批穆旦文稿。同行的《文艺报》张陵约写文坛回忆文章。

九月中旬,返回温州家中。

九月十八日,在《文学报》发表随笔《诗人与评论家》,刊出时有删节,全文后收入《新意度集》。

九月十八日前后,与莫洛等友人到广州拜访舅舅王季思。

九月二十日,在《清明》第五期发表组诗《骆驼和牵骆驼人》,包含《牵骆驼的人》和《骆驼》两首。

同月,收到路翎寄赠的《路翎剧作选》。

同月,张俊山、冯团彬编选《当代诗人处女作》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海上》。

秋,创作十四行诗《一片艳阳》。

十月,陈绍伟编《诗歌辞典》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收入唐湜词条。

十一月一日,在《温州日报》第一版发表新闻《西子湖畔兰花香 永昆折子戏受到观众喜爱》。

十一月十五日,向白崇义寄赠《幻美之旅》,随书附函。

十一月二十日,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四期发表评论《读赵瑞蕻的〈梅雨潭的新绿〉》。

同日,致信苏金伞,随信附上《新的欢呼》一文复印件。按,《新的欢呼》原刊一九五〇年第七期《文艺新地》,是对艾青《欢呼集》与苏金伞《入伍》两本诗集的评论。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文艺报》发表随笔《关于“九叶”——从〈诗创造〉到〈中国新诗〉》。

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随笔《看哈尔滨京剧院的一夕演出》。

同日,苏金伞致信唐湜。

十二月一日,《温州日报》社会生活版刊发谷风关于唐湜妻子陈爱秋的特写报道《家是个翠绿色的岛屿》。

十二月五日,与金江等人来到瑞安,上午在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瑞安工作站(瑞安电大)举行文学讲座,下午到飞云江大桥建设工地采风,入住瑞安机关招待所。

十二月八日,致信王辛笛。

十二月十一日,致信王辛笛。

十二月二十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开馆,与马骅、金江、侯百朋等人到馆庆贺并合影。

同日,在《人民文学》第十二期发表诗歌《茅店月(诗·外一首)》。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唐都学刊》第四期发表评论《霹雳的声音——读〈胡征诗选〉》。

同月,诗刊社编选的《一九八五年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丰盈的少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研究室编《1985·中国新诗年编》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想象》。

同月,收到罗洛来信。

本年,致信刘士杰。

本年至一九八七年,陆续写成短诗《镜泊湖上》《丽水之忆》《费兹杰拉德的奥玛》《生

命灯》《鸠摩罗什》《旅意》《飞腾的印象》。

一九八七年,六十七岁。

一月十日,在《东海》第一期发表诗歌《十四行诗三首》,包含《夏天》《给邻人们》《这世界是这么广大》。

一月十九日,曹辛之致信唐湜。

同月,参与撰稿的《唐诗今译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翻译了其中的王湾《次北固山下》、张籍《秋思》、李商隐《霜月》。

二月七日,致信王圣思。

二月十八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诗歌《欢呼,为我们的市花——为元宵市画展而作》。

三月十五日,致信王圣思。

三月三十日,辛笛致信“九叶派”其余八位诗人及家属。

四月一日,致信王圣思。

四月十二日,致信王圣思。

四月十五日,在《社会科学》第四期发表评论《一片新荷,在风中招展:读邹绛编〈中国现代格律诗选〉》。

四月十八日,在《文艺报》发表评论《圣野的心井》。

四月二十日,致信王圣思。

五月五日,参加“南戏学会”成立大会,会议在温州华侨饭店六楼会议室召开,选举王季思为名誉会长,徐朔方为会长。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瑞安县阁巷乡高则诚故居,观摩了永嘉昆剧和瓯剧演出的折子戏。五月十日会议结束。

五月十六日,在《文艺报》发表随笔《忆诗人穆旦——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

同月,玉门石油管理局宣传部编《玉门石油诗选》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三首:《牵骆驼的人》《赴会》《石油河女儿之歌》。

同月,戏曲论著《民族戏曲散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南戏探索》《南戏散笔》《山窝里的活化石林》《洪昇与他的〈长生殿〉》《〈桃花扇〉与历史主义》《卢胜奎论》《京剧舞台上的赤壁之战》等十六篇文章。书前有作者《前记》:

我从小就对民族戏曲有着深深的喜爱。

我的家在一个近郊的村子里,村南、村北就有三个海神庙,不远的邻村也有三四个,节日时常有草台班演出,甚至两个庙有两个班“斗台”,我小时就常迷上这些草台戏,一看看到夜深。有时也跟大人坐小船去“水心殿”,坐在船上看戏。稍大一点进城上中学了,城里三月三有“拦街福”,满城人都在街头巷尾闹闹嚷嚷,看几个戏班,文戏、武戏、“花戏”一齐演出,我也常去挨挨挤挤,舍不得走开。暑期放假,常跟母亲去舅舅家,二舅父王季思是昆曲名家吴瞿安先生的学生,一回家常带来许多书与唱片,我就在他那儿读了不少元人杂剧与明清传奇,听了杨小楼的《刀会》、《夜奔》与忘了谁唱的《牡丹亭》、《长生殿》,也学着哼哼几句《训子》、《弹词》。

可上大学时学的是外国文学,迷上了欧洲浪漫派的诗,忘掉了自己家乡的戏。解放前就只在上海看了一次戏,是友人陈敬容请我看的梅兰芳的《洛神》。解放后先在故乡教书,又迷上了地方戏,常花一毛钱买一根竹签坐在长凳上看一个晚上。不久遇见友人许思言,常拉我去看京戏,并一起到后台访问上海来的“角儿”。后来到了北京,就更常去看中国戏校学生刘秀荣们演的折子戏。五四年初《戏剧报》创刊时,患难之交的挚友李诃拉我到中国剧协,原要我到他的《剧本》月刊,葛一虹、屠岸同志因《戏剧报》缺人,要我去《戏剧报》。这一来,看戏与写戏曲评论就成了我的份内工作;因而先后观摩了五四年秋华东戏曲会演,五五年秋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周年纪念演出,一直到五八年错划为右派才停止了这工作。

从五四年初到《戏剧报》起,一边学习,一边陆续写了一些戏曲评论。五四年夏天,中国戏曲研究院的一些同志访问了萧长华老人,写出了一些表演艺术经验谈的记录,我作为《戏剧报》记者,后来也参加了访问工作,并写出了《萧长华谈京剧表演艺术》一书的定稿,企图以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来解释京剧的表演艺术。

恰好《解放军文艺》约我写一篇关于《群英会》的文章,我就写出了《京剧舞台上的赤壁之战》。五六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金铭同志来京,接受了我的一本戏曲评论集《戏曲散论》,并约我写一本《论三国戏》,前一书刚刚排好,后一书也交了稿,五七年的风暴就淹没了我与我的书。六一年秋我由北大荒回乡路过上海,出版社的同志给了我前一书的校样与后一书的原稿。第二年我把后一书的开头一章,以笔名狄梵与《卢胜奎论》的题名寄给上海《文汇报》,感谢当时自己也在困难中的黄裳同志,竟明知我还戴着荆棘的桂冠,大胆为我发了这篇近万字的文章。到后来“史无前例”的十年,《论三国戏》十五万字遭了火焚之厄,就只剩下了这一篇。现在把五七年在《人民日报》发表过的《看侯永奎的〈刀会〉》,改题为《悲壮的尾声》与这两篇放在一起。

很荣幸,我的故乡温州竟是中国最早形成的成熟戏曲——南戏的故乡;回乡后,六二年我曾被安排到永嘉昆剧团作临时编剧,对南戏问题作了一些思考,并以华东会演时收集的一些福建南戏剧目与音乐资料和平时得到的一些材料写出了十五万字的《南戏探索》;这本稿子不幸也在十年的悲剧火焰中毁灭了。七九年起,我又凭记忆照原先的内容提纲,重新收集资料,从头再写,八〇年写出了这书里三万多字的《南戏探索》,编入了当时温州南戏研究小组编的《南戏探讨集》,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对初期南戏的思想倾向与社会效果,对南戏时代的大致轮廓与昆曲的诞生及其经济基础试作了一些分析;后来又陆续写出了《南戏散笔》五章作为补充。八二年我代表浙江省去邻省福建参加了一次“庶民戏历史讨论会”,震惊于会中演出的接近早期南戏的两个大戏与展出的一些佚失已久的南戏剧本,回来就写了几篇文章,去年又写出了近万字的《山窝里的活化石林》,也对这些早期南戏剧目的思想倾向与原始面貌试作了一些探讨与分析。

这几年来我退休在家,把主要力量放在新诗习作与新诗评论上,可对民族戏曲还是有感情的,曾代温州南戏研究小组编了《南戏探讨集》两集。去年上海戏剧学院召集“历史剧讨论会”,自己也匆匆赶去参加,虽只赶上一个尾巴,也写出了一篇《〈桃花扇〉与历史主义》寄给他们。现在,这工作应该作个结束了,因此,编成这个寒伦的集子,呈献于高明的读者之前,希望能得到严正的批评与指教。

唐湜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三日^①

六月十日,在《读书》第六期发表评论《爱的高歌》,评论冀汭诗集《我赞美》;在《诗刊》第六期发表诗歌《十四行诗三首》。

六月十三日,复信罗振亚。

六月二十六日,向民俗学者刘湘如寄赠《民族戏曲散论》。

六月二十七日,向谢狱、陈敬容、白崇义寄赠《民族戏曲散论》。

六月二十八日,向林方其寄赠《民族戏曲散论》。

七月一日,致信杜运燮。

七月四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书评《一曲〈秋水〉——读尤文贵〈杨贵妃后传〉》。

七月二十日,在《清明》第四期发表诗歌《巴陵绝唱》。

七月二十四日,致信王圣思。

七月二十七日,向陈侣白寄赠《民族戏曲散论》。

七月二十八日,致信王圣思。

同月,在《星星诗刊》第七期发表诗歌《青城山色》。

八月一日,在《文艺报》发表随笔《李健吾与〈文艺复兴〉》。

八月九日,致信王圣思。

八月十三日,致信王圣思。

八月十四日,致信杜运燮。

同月,在《文学评论丛刊》第二十九辑发表论文《杭约赫的政治抒情诗——四十年代诗论之一》。

九月十二日,向钱光培寄赠《幻美之旅》。

同月,在《红岩》第五期发表诗歌《紫丁香(外一首)》。

同月,十四行诗集《遐思——诗与美》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该书为“漓江诗丛”之一,全书共分四辑,第一辑收录一九六五至一九七五年的诗作三十五首,第二辑收录一九七六至一九七八年的诗作二十五首,第三辑收录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三年的诗作二十二首,第四辑收录长诗两首《遐思:诗与美》《默想》。书前有作者《前记》:

我想,一切诗都应该是抒情的,就是叙事诗也一样;不过,要求抒情诗的是抒情的密度、纯度,要求叙事诗的却是戏剧性的激情的高度。例如在英国,莎士比亚、米尔顿之后,古典主义者以理性压制感情,就没有抒写出什么好诗来,直到华兹华斯举起了浪漫主义的大旗,才有了拜伦、雪莱、济慈的诗高潮。由于浪漫主义后期的感情泛滥,流于伤感主义,又有现代主义的诗人如艾略特们起来,要求以理性或智慧来约束感情,艾略特因为又是左右一代的评论家,后来甚至倾向古典主义了;可他的古典主义,我觉得还是要求感性与理性平衡的。他晚年的长诗《四个四重奏》是得到诺贝尔奖的诗篇,如第一重奏《燃烧了的诺顿》^①就显得感情非常平衡,甚至平静澄明,反复萦回,含有深沉的哲理,近于华兹华斯的长诗《序曲》,一篇透明的感情恬静的心灵的自传。我自己学习写诗也有过类似的过程。从一九四三年进入大学研习西方文学,就一面向自己最喜爱的中国诗人艾青与何其芳们学习,一面也沉醉在华兹华斯、拜伦,特别是雪莱与济慈的诗的幻想里。第二年曾一口气写了长诗《森林的太阳与月亮》第一部^②,两千来行由报纸一整版一整版刊出,就抒写了一种狂热的浪漫蒂克的憧憬,抒情完全压倒了

^① 唐湜:《前记》,《民族戏曲散论》,第1-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单纯的故事。后来读到了艾略特与里尔克们的作品,觉得感情一泛滥会流于浮泛,意象应该凝定,就开始了《交错集》与一些现代风习作,跟辛笛、穆旦、运燮、敬容、郑敏、唐祈、可嘉、杭约赫们形成了一个流派,写诗时要求自己有现代人的繁复的自觉,自觉保持感情与理智的平衡。可我感到我当时写的诗就抒情的角度说还不如我的评论,我那时写了不少拿抒情的散文写的评论。到了五十年代,却由于当时那种清教徒式的偏狭,诗与评论我都写得极少,转而写作戏剧评论了,因为我也喜爱古典戏剧文学与戏曲的表演。一九五七年整风时曾试写过几篇诗与评论,只发表了一篇评论《维吉尔的牧歌》,一组诗与两篇评论就卷入了反右的漩涡,片纸不存。可在运动的最后,我却写出了一篇最抒情的南方风土故事诗《划手周鹿的爱与死》^③。这,在我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开始了一个新的抒情时期,在故乡陆续抒写了二十几个长诗与一系列小抒情诗,又由自由诗转向格律诗,甚至最严谨的十四行诗。单是十四行,就试写了近千首,其中有《幻美之旅》中的百多首短章与一篇同名的长组诗,有《海陵王》这样的以百来首变体十四行组成的长诗。不久前刚编成了一本厚厚的非十四行的抒情诗集,现在又编起了这儿这一个十四行诗集:《遐思·诗与美》,包括了百多首小抒情诗与两个长组诗。到这忽儿,我觉得自己在走向返朴归真,走向恬淡的纯朴无华,洗尽矜夸的“豪华”之风;可我自己还有着一些诗艺上的美学要求:首先是要求诗的完整,一首诗应该有一个完整的构思,不能虎头蛇尾,写到最后,显得枯索无味,有气无力。我不想挖空心思寻觅奇峰突起似的俊句妙语或奇思妙想,极警辟的一语惊人,我只想能从容不迫地抒写,写得自自然然,完完整整。如果整篇诗匀称平衡,到最后能有几句可以深思或吟味,叫诗显得神完气足,自己就非常满意了。

其次是要求有较高的抒情纯度,我

想,诗应该有纯净的美。我不敢要求诗能写得透明,可应该写得明净少杂质。可以有豪放奔腾的抒情,也可以有婉变多姿的抒情,风格可以,而且应该多样,但更应该统一、明朗,以至于澄明,不叫人读着有感到吃了一个苍蝇那样的难受,也不能叫人感到干巴巴的枯燥。抒情的高度或密度,我想,是测量一首抒情诗,甚至一篇叙事诗的质量的尺度。

最后,我觉得一个诗人写的诗也应该多样化,不仅主题、题材、风格应该有变化或多样化,应该开拓或扩大视野;就是抒情的方式也要有变化,有时候应该抒写得较为恬淡,有时候却应该写得较为浓烈,一切都要多样化,不能偏重,更不能多重复。而这些,恰恰是我在诗艺上的弱点,我自己应该警惕。

呈献在这儿的这一些习作,我自己明白,并不符合我自己提出的要求,可我觉得我们的评论家们论诗时,谈主题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谈得太多;诗艺,诗的美学却谈得太少了,因而,作为一个拙劣的习作者,我就大胆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请大家指教!

唐湜

1985年10月15日

注:

①我在1948年译过,发表于当年《诗创造》的译诗专号。

②后改题为诗《英雄的草原》与以后写的两部合在一起,1948年由上海森林出版社出版。

③是我的南方风土故事诗集《泪瀑》的第一篇,《泪瀑》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5年7月出版。^①

十月十日,在《文艺报》发表评论《话说“东方意识流”》。

十月二十一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

① 唐湜:《前记》,《遐思——诗与美》,第1-4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诗歌《寄绿衣使者》。

十月三十一日,贾植芳收到唐湜寄给耿庸转交的信与文章,当天复信唐湜,并在日记中记载:“收到老耿转来的唐湜信和唐的纪念胡风文章,他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写的,有些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晚上给他写了一封回信,直言我的看法,因为照他说来,是胡风‘纵容阿垅们骂人’因此也影响了这次悲剧的发生,这类话极合乎‘左’分子的需要,好像兴师讨伐‘胡风们’,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似的。当然阿垅的意气用事的文章伤害了一些人,在理智上有些不智,但不能构成‘反革命’罪。”^①

十一月十日,在《诗刊》第十一期发表评论《理性和智慧的抒情——读〈屠岸十四行诗〉》。

同日,贾植芳收到唐湜来信。

十一月十五日,在《江南》第六期发表组诗《敦煌旅思》,包含《鸣沙山》《月牙湖》《莫高》三首。

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文艺报》发表评论《孤岛文学的精品》。

十一月二十六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主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散文《忆诗人穆旦》。

十二月,郭风选编《散文诗选》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古庙》《钟》《珍珠姑娘》;白崇义选编《当代百家诗》由宝文堂书店出版,选入唐湜诗歌《想象》《赠内》。

本年,写成评论《云彩的歌——读晏明的诗》。

一九八八年,六十八岁。

一月一日,在《东海》第一期发表散文《〈遐思——诗与美〉前记》。

一月二日,在《文艺报》发表回忆文章《忆胡风先生》。

一月十六日,陈敬容致信唐湜,信中谈及近况:“但我近数月的情况,却不是一般的小病了。只是精神困顿,白天晚上都是只顾而且极需睡眠;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却又变成了晚上失眠,有时通夜失眠,白天自然是困顿之极,但更加无法入睡。于是只好晚上吃安眠药(我从来

极少用安眠药),能睡一两个钟头,白天依然精神恍惚。检查了心肺,说原先的冠心病已转为肺心病:神经科说是肺心病所致,又说肺心病也影响睡眠……看来,相当时期内无法做什么事了。”^②

一月三十日,致信王圣思。

同月,创作诗歌《顾长康》。

同月,在《雁荡》第一期发表诗歌《蓝翅雀》。

二月十日,向谢狱与陈敬容寄赠《遐思——诗与美》。

二月二十日,向蓝棣之与刘士杰寄赠《遐思——诗与美》。

二月二十九日,贾植芳收到唐湜寄赠的《遐思——诗与美》。

同月,在《读者良友》(香港)第四十四期发表评论《新诗评论的新高度——读骆寒超〈中国现代诗歌论〉》。

三月五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随笔《由庄子谈到瓯剧〈蝴蝶梦〉》。

三月十日,在《浙江画报》第三期发表随笔《我与九叶诗派》。

三月二十五日,致信香港三联书店财务科。

三月二十八日,在《南昌晚报》第三版发表随笔《碧螺春色醇》。

同月,在《百花洲》第二期发表诗歌《十四行六章》,包含《我在月夜的草地上》《散文的春天》《白杨》《生命灯》《鸠摩罗什》《旅意》;在《星星诗刊》第三期发表诗歌《旖旎的春》《点燃》。

同月,至浙江省戏曲志编辑部与常务副主编周西叙旧,并向其赠送著作《民族戏曲散论》。

同月,《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一期刊出夏海豹论文《唐湜近年来的诗艺探寻》,文章指出:“作为中国诗坛现代派的先行者之一,这位老诗人,近年来无论在诗的创作个性还是艺术观点方面,都较前有所变化和发

① 贾植芳:《贾植芳文集·书信日记卷》,第523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② 转引自陈俐:《陈敬容生平及创作年表》,陈敬容著,罗佳明、陈俐编:《陈敬容诗文集》,第736-73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展,而在步入人生晚景的当儿,他对人生的思索也较前更深沉、诚挚了。”^①

春,为刘福春筹编《新诗名家手稿》誊写旧作《致歌者》。

四月五日,致信瞿光辉。

四月七日,致信王圣思。

四月十五日,袁可嘉致信唐湜。

四月十六日,致信王圣思。

同月,章亚昕、耿建华主编《中国现代朦胧诗赏析》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我的欢乐》,导读文章《诗是“圆的”》由章亚昕撰写;陈坚主编《浙江现代文学百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唐湜小传。

五月三日至五月十日,参加由《诗刊》社、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江苏省淮阴市文联、扬州市文联联合举办的全国新诗研讨会“运河笔会”。参会者另有牛汉、郑敏、晓雪、孔孚、高平、周伦佑、廖亦武、欧阳江河、何小竹、韩东、车前子等。

五月五日,在《香港文学》第四十一期发表诗歌《如若》。

五月十八日,致信王圣思。

五月二十八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随笔《观〈讨饭国舅〉后的一些想法》。

同月,创作诗歌《王子晋》。

同月,在《作品》第五期发表诗歌《莹莹的灯》。

同月,散文集《月下乐章》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系郭风主编“曙前散文丛书”之一,收录唐湜早期散文与根据印象重写的散文篇章,书前有作者《前记》:

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六年,不短的三年间,我在瓯水上游、建水旁的山谷间上着战时大学,几乎三两天就随手写下一两篇“音阶练习”式的散文习作,记录了当时自己心脉的搏跳与感情的波动,也几乎三两天就收到一两篇报刊寄来的刊出习作的剪报;我把它们陆续都贴到一本题为《朝华集》的本子里。抗战胜利后,在杭州与上海又写了几篇,也添加进去。后来略加整理,剔去了一些因时而作的杂文与不

高明的短篇小说,留下些较纯净的抒情散文与略有故事意味的小品,约莫有十多万字,另贴成一本厚厚的剪报本,仍题作《朝华集》放着,作为个人生涯中一段较平静的沉思或激动生活的纪念。

可不料,在“史无前例”的十年中,却有一次意外的灾难,一位殷洪乔式的友人竟把它付之于东流水,名符其实地付之于流水了,这在我等于失却了一段记忆中的虹彩,一段生涯中淳美的梦幻。为了这,我几个夜晚都没有睡好。隔了这么多年了,哪能找得到那些战时的报刊呢?这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可这是意外,我又怎么能怪那位殷洪乔?

在这些失落的习作中,我想得起的不多,有从《故园杂记》开始的一组散文,是对金色的童年的怀恋与忆念;有《月下乐章》,三个女孩子在银月下各自抒说了一个美丽的小故事;有从《贾鸟》开始的十多篇散文:《窗子》、《角楼上》、《地狱中的塑像》、《新人类的早晨》……环绕着贾鸟这个人物作了一些感情生活的描绘与心理的分析;有《风土集》:从《村中的荷马》、《大树下的沉思》到一些长长短短的风土人情的“浮世绘”似的刻划;有《散文的春天》、《蛙声》、《山寺暮》……一系列直抒胸臆或象征地托物抒情的长长短短的习作;还有《自己的……》等学习里尔克散文诗与吴尔芙夫人的意识流手法试写的习作。当时我也写了一些诗,可就我自己的感情而论,我却更喜爱这些散文、小品,因为它们是我的生命的更亲切的印记。这忽儿它们竟虹霓样永远消失了,断线的风筝样不知飘落在哪儿了!

六、七年前,在一次公园散步中,忽儿想起可以重写一些没有完全忘记的。于是,就构思了几段公园中的邂逅对话,把《故园杂记》重写成《故园三记》;就内容而论,大致是差不多的,就只写法上多少

① 夏海豹:《唐湜近年来的诗艺探寻》,《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有些差异。恰好今年夏天清理档案时,又找出了一些作为“罪证”的剪报发还给我,其中有原先发表于胡风先生编的《希望》月刊上的《地狱中的塑像》与发表于沈寂同志编的《春秋》月刊上的《自己的……》;同时又在两个省图书馆找到了解放前的一些残破报纸,从中找到了十多篇散文习作,如《月下乐章》、《山道》、《散文的春天》、《鹰的叛变》、《子卿的梦》等,就与友人莫洛一起挑选了一下,挑出了这么一些不起眼的东西,现在能找到、能勉强拿得出来的就这么寥寥几篇了!

我知道,自己年轻时的习作原就非常幼稚,何况又经过了几次厄运,几次水火之厄的“天择”,剩下的不过十分之一、二,从中就难得选出什么好作品来。呈献在这儿的这一些篇章只不过记下了自己在那些郁郁的年华里郁结的心怀与模糊的憧憬,偶然也有一些悲愤的呼喊与控诉。蒙郭风同志关怀,只好把这些过去时日里枯萎的小野花拿出来,献给这新到来的春天。

现在虽是朗朗的秋日,公园里有一片清湛的秋水;可在我心上,却是个鲜妍的春天!

唐湜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①

六月七日,致信王圣思。

同月,在《八方文艺丛刊》总第九辑发表诗歌《来书》。

七月二日,《文艺报》刊发孙崇涛的《新诗、古剧,“两极”的交织——读唐湜〈民族戏曲散论〉随笔》,文章指出:“唐湜论戏,兼有诗人、学者的双重气质。诗人的气质,使他的说理文章在深邃、冷峭的思路中,跳荡着诗的激情;在明晰的叙述中,流动着诗的韵律;在理性的论说中,飞扬着诗的联想。诗人的气质,更使作者对学术问题勇于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②

七月五日,在《香港文学》第四十三期发表诗歌《崇高的塔》。

七月二十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诗歌《吸取(外二首)》。

七月二十四日,在《福建日报》发表评论《闽东风情画——读〈海洋·山岳·人〉》。

七月三十一日,致信王圣思。

同月,《儿童文学评论》第二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收入唐湜评论《大孩子的诗论——读圣野的〈诗的散步〉》。

同月,与何满子夫妇、张秉健夫妇等同游雁荡山。

八月十六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诗歌《春晨(外二首)》。

九月十四日,致信王圣思。

九月十五日,在《江南》第五期发表诗歌《智慧园》。

九月十九日,致信王圣思。

十月一日,在《文艺报》发表诗学随笔《“新古典主义”随感》。

十月二日,向张毕来寄赠《遐思——诗与美》。

十月五日,在《香港文学》第四十六期发表回忆文章《关于圣陶老人》,后重刊于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温州日报》。

十月八日,在《文艺报》发表回忆文章《战时东南文坛杂忆》。

十月十六日,郭风致信唐湜。

同月,创作诗歌《云间二陆》《阮遥集》。

同月,刘杰峰、叶凯编《诗人的自白》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录唐湜自述一篇;谢冕、杨匡汉主编《中国新诗萃》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诗》《背剑者》。

同月,郭志今主编《当代浙江文学概观 1986—1987》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王晓华论文《灾难的历程与“幻美之旅”——简论唐湜的诗歌创作》,文章主要评价了唐湜潜在写作时期的创作,指出:“他本质上诚然是一个被民族传统深深俘获的浪漫主义者,他的灵魂是属于乡土的、古典的。不仅风土故事诗,即便其抒情诗,也散发着浓郁的江南气息;不少意象和意境,则可见

① 唐湜:《前记》,《月下乐章》,第1-4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

② 孙崇涛:《新诗、古剧,“两极”的交织——读唐湜〈民族戏曲散论〉随笔》,《文艺报》1988年7月2日。

相承于中国古典诗词；至于历史叙事诗的民族风味就更不待言了。就他一直热衷于格律的铸造而言，也可见他对古典式的规范的喜爱，更可见他浪漫主义的天性。”^①

十一月十一日，致信唐祈。

十一月十二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回忆文章《忆京剧名作家许思言》。

十一月十五日，致信杜运燮。

十一月二十五日，向白崇义与高光赠送《月下乐章》。

十一月二十九日，在《福州晚报》发表评论《从〈曙前散文诗丛书〉到〈曙前散文丛书〉》。

十二月一日，许青航赠诗《匆匆重逢》。

十二月五日，向何纪华寄赠《月下乐章》。

十二月十日，向刘湛秋寄赠《遐思——诗与美》。

十二月二十日，向许霆与刘士杰寄赠《月下乐章》。

十二月二十二日，向刘湛秋寄赠《月下乐章》。

同日，致信陈敬容。

十二月二十六日，葛一虹致信唐湜。

同月，吴奔星主编《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闪光的珍珠》，赏析由张禹撰写；任孚先、任卫青编著《现代诗歌百首赏析》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背剑者》。

本年，写成组诗《故事钩沉》，包含《顾长康》《王子猷》《宝剑篇》《吴王小女》《将军的头》《黑鹰》《云间二陆》《黄耳》《燃犀》《阮遥集》《绿珠女弟莹》《浴日》《曹瞞刺蛟》《彩色的虹》《王子晋》《王家阿菟》。

一九八九年，六十九岁。

一月一日，写成文章《一条舒展、开阔的探索道路——并致王晓华先生》，同月九日修改毕，后刊于《江南》一九八九年第二期。文章为对王晓华论文《灾难的历程与“幻美之旅”——简论唐湜的诗歌创作》的回复。

一月十二日，寄赠陈明燕《当代浙江文学概观 1986—1987》一书，随书附信一封。

一月十七日，致信陈敬容。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写成长文《我的

迷离的梦幻道路》。

一月二十日，在《上海文论》第一期《重写文学史》专栏发表随笔《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些看法与设想》。文章先后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同年第三期与《新华文摘》同年第四期转载。

一月二十七日，致信陈侣白。

同月，收到彭燕郊寄赠自印诗集《彭燕郊近作》，扉页显示此书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印于长沙。

同月，寄赠闻欣《月下乐章》。

二月六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诗歌《永恒的美（外一首）》。

二月十日，在《诗刊》第二期发表《诗三首》，包括《敲叩》《一个小母亲——重读敬容〈盈盈集〉》《浪游》；为《新意度集》撰写前记。

三月四日，黄宗江致信唐湜。

三月五日，在《香港文学》第五十一期发表随笔《汪曾祺在上海》。

三月十一日，致信陈敬容。

三月十八日，致信古苍梧，感谢《八方文艺丛刊》去年六月刊出《来书》，随信寄上新写的一组诗，包含《水镜（外三章）》《濯足》《祝福》《箫声》。

三月二十二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散文《芳野之恋》。

三月三十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诗歌《听歌（外二首）》。

四月一日，在《文艺报》发表评论《不该被遗忘的南国梦——读陈侣白〈被遗忘的南国梦〉》，后重刊于《香港文学报》同年第六期。

四月七日，再次致信《八方文艺丛刊》编辑部与主编古苍梧，谈及希望以《来书》的稿费订阅《八方文艺丛刊》，随信寄上文章《卞之琳印象》与诗一组。

四月十日，在《诗刊》第四期发表评论《崇高的峰顶：读岑琦〈雪峰之歌〉》。

四月十四日，致信王圣思。

四月十五日，杜运燮致信唐湜。

① 王晓华：《灾难的历程与“幻美之旅”——简论唐湜的诗歌创作》，郭志今主编：《当代浙江文学概观 1986—1987》，第77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

四月二十三日,致信杜运燮。

同月,杨匡汉主编,李桂芳、魏礼江编选《黄河吟》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一九七五年诗作《陇海行》;徐如麒、李光云编《中国诗人自赏诗选》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收录唐湜提供诗歌《黄昏的公园》。

五月五日,在《散文世界》第五期发表评论《非诗人的诗——重读黄宗江〈卖艺人〉》。

同月,在《社会科学辑刊》第二、三期发表评论《东方意识流文学研究的第一本书——李春林著〈东方意识流文学〉介评》。

同月,吴欢章主编《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四首:《沉睡者》《偷穗头的姑娘》《骚动的城》《手》。

七月十五日,在《文艺报》发表随笔《我的“幻美之旅”》。

七月二十日,在《人民文学》第七期发表诗歌《一片艳阳》。

同月,在《温州文艺报》第七期第八版发表回忆文章《十年回顾》。

八月一日,在《诗双月刊》第一期发表诗歌《致歌者》。

八月二十四日,致信王辛笛。

同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龙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龙泉文史资料》第八辑出版,选入唐湜散文《芳野之恋》;尹在勤主编《中国百家现代诗选》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沉睡者》《我的欢乐》《手》;陈超编写《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选入唐湜诗歌《我的欢乐》《诗》。

九月一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诗歌《吸取(外二首)》。

九月二日,在《温州日报》第三版发表随笔《奇而不奇 不奇而奇》。

九月十日,在《诗刊》第九期发表诗歌《竹叶舟(外一首)》。

九月十五日,在《江南》第五期发表诗歌《夜窗(外三首)》。

同月,在《东海》第九期发表诗歌《如果(外二首)》;在《星星诗刊》第九期发表诗歌《忆念(外一首)》。

同月,收到杜运燮来信告知陈敬容身体状况不佳,写信给陈敬容加以劝慰。

同月,从一九五八年三月写毕的《九歌初探》一书抽出一章,整理成《从山鬼、西王母、巫山神女到白蛇——〈九歌〉古歌舞剧初探之一》一文后投给《文学遗产》。

十月一日,《诗双月刊》第二期刊出“九叶诗人专辑”,包括王辛笛编《九叶诗人简介》、王辛笛《洛杉矶夕话》、杜运燮《蜜蜂》、郑敏《画像》、唐湜《涉行》、陈敬容《追逐》、袁可嘉《断章》、曹辛之《永恒的微笑》、唐祈《嘉峪关遐想》、王圣思《“九叶诗派”对西方诗歌的审美选择》、刘静《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诗人》、唐湜《九叶在闪光》等诗文。

十月五日,致信王辛笛。

十月十日,《诗刊》第十期刊出李春林评论《〈泪瀑〉与东方意识流》,文章认为《泪瀑》是“在叙事诗中尝试意识流文学的东方化……诗人有着良好的外国文学修养,直接读过国外意识流文学原著,又执著于中国的色彩与风格的完整体现”,《泪瀑》可以看作是一次“东方意识流”的成功尝试。^①

十月中旬,应永嘉大箬岩风景区管理处之邀,莫洛组织一班作家赴楠溪江大箬岩景区游览,参加者有赵瑞蕙、唐湜、金江、张宪文、姜嘉鏊、洛雨、洪禹平、王丽等。唐湜向赵瑞蕙赠送《遐思——诗与美》。

十月二十日,陈敬容复信唐湜,感谢唐湜带给她“温暖的老友情谊”^②,这让她很感动。这封信也是陈敬容的绝笔信。

十月三十日,向温州大学捐赠一批藏书。

十一月八日,陈敬容去世。为纪念好友,作《悲悼诗人陈敬容》,刊于香港《诗双月刊》第四期(一九九〇年二月出版)。此文后经修改,以《怀敬荣》为题先后发表于《香港文学》一九九〇年第七期与《读书》一九九〇年第十一期。

十一月十五日,在《文学评论》第六期《当

① 李春林:《〈泪瀑〉与东方意识流》,《诗刊》1989年第10期。

② 唐湜:《来函十六封及说明》,《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3期。

代诗歌价值取向笔谈》专栏发表随笔《关于诗歌问题的随感》。

十一月下旬,参加母亲大姊王静芬与大姨父陈仲陶在温州的安葬仪式。

十一月十八日,致信杜运燮。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新文学史料》第四期发表诗论《九叶在闪光》。

同日,致信杜运燮。

十二月一日,在《诗双月刊》第三期发表诗论《九叶在闪光(二)》。

十二月三日,唐祈致信唐湜。

十二月七日,致信张欣。

十二月九日,在《文艺报》发表散文《芳野之恋》。

十二月十八日,致信王辛笛。

十二月二十日,致信王辛笛。

十二月二十七日,致信张欣。

十二月三十一日,致信吴钧陶,随信附上为吴钧陶诗集《剪影》撰写的评论《老诗人的处

女作——读吴钧陶诗集〈剪影〉》。

同月,《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四期刊出侯百朋论文《社会·民间·舞台——〈民族戏曲散论〉读后》;贾丹华诗集《翡翠色的憧憬》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前有唐湜所作《序》。

年底,收到杜运燮、袁可嘉来信,两人筹划在明年编一本卞之琳纪念文集,以庆祝卞之琳八十大寿与创作六十周年,并被二人约稿。

本年,在《瓯海文学》创刊号发表诗歌《一夜风吹芦花白》。

【本文系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项目“唐湜年谱”(21WH70023-40Z)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兆正,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等。